



資治通鑑綱目第十六

起癸酉漢後主延熙十六年 凡二十七年

癸酉

十六年

魏嘉平五年 吳建興二年

春正月盜殺大將軍費禕

初姜維攻

魏西平獲中郎郭循以為左將軍循欲刺帝不得近  
每因上壽且拜且前為左右所遏事輒不果至是費  
禕與諸將大會於漢壽歡飲沈醉循刺殺之禕汎愛  
不疑待新附太過張嶷嘗與書引岑彭來歙為戒禕  
不從故及魏追封循 二月吳諸葛恪擊魏 吳軍還自  
為鄉侯使其子襲爵 中外諸軍事恪遂有輕敵之心  
葛恪荆揚二州牧督中外諸軍事恪固諫不聽中散大  
復欲出軍諸大臣以為數出疲勞固諫不聽中散大  
夫蔣延固爭恪命扶出因著論以諭衆曰昔秦但得  
關西耳尚并吞六國今以魏比秦土地數倍以吳蜀  
比六國不能半也所以能敵之者但以操時兵衆於  
今適盡而後生者未長又司馬懿墮斃而其子幼弱  
專國雖有智計之士未得施用是其厄會也若順衆  
人之情懷偷安之計以為長江之險可以傳世不論

魏之終始而以今日遂輕其後此吾所以長歎息者也今衆人或以百姓尚貧欲務閑息此不知慮其大危而愛其小勤者也昔漢祖幸已自有三秦何不閉關自娛而數出攻楚豈甘鋒刃而忘安寧哉每鑿荆邯之說近見家叔父陳表未嘗不喟然也衆人皆心以為不可莫敢復難獨滕胤謂曰君前破彊敵天下震動今猥以勞役之後興師出征民疲力屈遠主有備若攻城不克野掠無獲是喪前勞而招後責也且兵者大事事以衆濟衆苟不悅君獨安之恪又不聽遂大發州郡二十萬衆復擊魏以滕胤為都下督掌統留

**夏四月姜維伐魏圍狄道**  
維負其才武欲誘諸羌胡以為羽翼謂自隴以西可斷而有每欲大舉費禕嘗裁制不從與兵不過萬人曰丞相猶不能定中夏况吾等乎不如保國治民謹守社稷如其功業以俟能者無為微倖決成敗於一舉若不如志悔之無及及禕死維遂將數萬人伐魏

**吳師圍魏新城不克**  
初諸葛恪入淮南或圍狄道而圖之可大獲也恪從其計魏司馬師問於虞松曰今二方皆急而諸將意沮若之何松曰昔周亞夫堅

壁昌邑而吳楚自敗事有似弱而彊者不可不察也今恪悉其銳衆足以肆暴而坐守新城欲以致一戰耳若攻城不拔請戰不可師老衆疲勢將自遁諸將謂我并力於東是以徑進今若使關中諸軍倍道急赴出其不意殆將走矣師曰善乃使郭淮陳泰解狄道之圍勅母丘儉等案兵自守以新城委吳泰至洛門維果以糧盡引還魏揚州牙門將張特守新城吳人攻之連月城中兵合三千人疾病戰死者過半而恪起土山急攻城將陷特謂吳人曰今我無心復戰也然魏法被攻過百日而救不至者雖降家不坐自受敵以來已九十餘日矣城雖陷尚有不欲降者我當還為相語條別善惡明早送名且以我印綬去為信吳人聽之特乃夜徹諸屋材柵補其闕為二重明日謂曰我但有鬪死耳吳人大怒進攻之不能拔會大暑吳軍病者太半死傷塗地恪內惟失計忿形於色將軍朱異以軍事迂恪恪奪其兵都尉蔡林數陳計不用策馬奔魏魏諸將伺知其兵已疲乃進救兵七月恪引去士卒傷病流曳頓仆哀痛嗟呼而恪晏然自若詔召相銜徐乃旋師由是衆庶失望而怨讟

走所居... 興矣汝南太守鄧艾言於司馬師曰孫權已沒大臣未附恪不念撫恤上下以立根基乃競於外事載禍而歸其亡冬十月吳殺其太傅諸葛恪以孫峻為丞相恪還建業陳兵入府即召中書令孫黑厲聲謂曰司一罷更選愈治威嚴多所罪責改易宿衛用其親近復嚴兵欲向青徐孫峻因民怨眾嫌構恪於吳主亮云欲為變遂與亮謀置酒請恪伏兵殺之以葦席裹尸投之石子岡并夷三族臨淮臧均表請聽故吏收葬從之初恪少有盛名大帝深器重之而恪父瑾常以為為戚曰非保家之主也陸遜常謂恪曰在我前者吾必奉之同升在我下者則扶接之今君氣陵其上意蔑其下非安德之基也漢侍中諸葛瞻亮之子也恪再攻淮南越雋太守張嶷與之書曰太傅受寄託之重而離少主履敵庭恐非良計即君宜進言於太傅旋軍廣農務行德惠數年之後東西並舉未為晚也至是果敗○吳羣臣共推峻為太尉滕胤為司徒有媚峻者言萬機宜在公族乃表峻為丞相大將軍都督中外諸軍事又不置御史大夫由是士人失

望峻驕矜淫暴國人側目與胤雖內不治而外相苞容其事如前吳殺其南陽王和妃張氏恪甥也峻因此賜和死張妃亦自殺其妾何氏曰若皆從死誰當字孤遂撫育其子皓及諸姬子德謙俊皆賴以全齊王奮聞恪誅欲至建業觀變傅相諫奮殺之亦坐廢為庶人

**十七年** 魏主曹髦正元元年 **春二月** 魏司馬師殺中書

**令李豐及太常夏侯玄光祿大夫張緝遂廢其后張**

**氏** 初李豐年十七八已有清名其父恢不悅勅使閉門斷客後司馬師秉政以豐為中書令時太常夏

侯玄有天下重名以曹爽親故不得在勢任居常快

快張緝以后父家居亦不得意豐皆與親善雖為師

所擢用而心常在玄魏主芳又數獨召豐語師知其

議已詰之不以實告師怒以刀鐶築殺之遂收玄緝

下廷尉鍾毓案治云豐等謀誅大將軍以玄代之緝

知其謀遂皆夷三族并廢張后夏侯霸之入蜀也邀

玄與俱不從及司馬懿薨中領軍許允謂曰無復憂

矣玄歎曰此人猶能以通家年少遇我子元子上不

吾容也及下獄玄不肯下辭鍾毓夜為作辭流涕示之玄視頷之而已及就東市顏色不變舉動自若後允出為鎮北將軍與魏主芳別涕泣歔歔師諷有司奏其罪徒樂浪道死豐弟翼為兖州刺史師遣使收之翼妻荀氏曰可及詔書未至赴吳何為坐取死亡左右可同赴水火者為誰翼思未答妻曰君在大州與尚書僕射杜畿及東安太守郭智善智子冲有內實而無外觀州里弗稱也冲嘗與豐俱見畿既退畿嘆曰孝懿無子非徒無子殆將無家君謀為不死也其子足以繼其業時人以畿為誤及豐死而冲為郡守卒繼父業○正始中玄及何晏鄧颺俱有盛名欲交傳嘏嘏不受荀彧怪而問之嘏曰太初志大其量能合虛聲而無實才何平叔言遠而清近好辯而無誠所謂利口覆邦國之人也鄧玄茂外要名利內無關鑰貴同惡異多言而妬前多言多釁妬前無親以吾觀此三人皆將敗家遠之猶恐禍及况昵之乎嘏又與豐不善謂同志曰豐飾偽而多疑矜小智而昧於權利若任機

夏姜維伐魏○秋九月魏司馬師廢

其主芳為齊王遷之河內冬十月迎高貴鄉公髦立

之魏主芳以李豐之死意殊不安東將軍司馬昭鎮許昌詔召之使擊姜維九月昭領兵入見芳幸平樂觀以臨軍過左右勸因昭辭殺之勒兵以退大將軍已書詔於前芳懼不敢發司馬師以太后令召羣臣議以魏主荒淫無度衰近倡優不可以承天緒羣臣莫敢違乃奏收璽綬歸藩于齊立彭城王據芳與太后垂泣而別乘王車從太極殿南出羣臣送者數十人太尉司馬孚悲不自勝餘多流涕太后曰彭城王季叔也今來我當何之高貴鄉公文皇帝長孫明皇帝弟子於禮小宗有後大宗之義其詳議之師乃更召羣臣議迎髦於元城髦東海定王霖之子也時年十四師使請璽綬迎之太后曰我見高貴鄉公小時識之欲以璽綬手授之十月髦至玄武館羣臣奏請舍前殿髦以先帝舊處避止西廂羣臣又請以法駕迎不聽入洛陽羣臣迎拜髦下輿答拜儉者請曰儀不拜髦曰吾人臣也遂答拜至止車門左右曰舊乘輿入髦曰吾被徵未知所為遂步至太極東堂見太后其日即位百僚皆欣欣焉

亥乙

十八年

魏

正始

二年

春正月

魏揚州都督

毋丘儉

刺

史文欽

起兵討司馬師

師擊敗之

欽奔吳

儉走死

初

以驍果見愛於曹爽而儉素與夏侯玄李豐善至是皆不自安儉乃以計厚待欽儉子旬謂儉曰大人居方嶽重任國家傾覆而晏然自守將受四海之責矣於是儉矯太后詔起兵壽春移檄州郡以討司馬師又遣使邀鎮南將軍諸葛誕誕斬其使儉將五六萬眾渡淮至項堅守使欽在外為游兵師問計於河南尹王肅肅曰昔關羽有北向爭天下之志孫權襲取其將士家屬羽眾瓦解今淮南將士家在內州但急往禦衛使不得前必有土崩之執矣時師新割日廬創甚或謂不宜自行肅又與尚書傅嘏中書侍郎鍾會勸師自行師疑未決嘏曰淮楚兵勁其鋒未易當若諸將戰有利鈍則公事敗矣師蹶然起曰我請與疾而東以弟昭兼中領軍留鎮洛陽師又問計於光祿勳鄭袤袤曰儉好謀而不達事情欽勇而無筭今大軍出其不意江淮之卒銳而不能固宜深溝高壘以挫其氣此亞夫之長策也荆州刺史王基言於師

曰淮南之逆非吏民思亂也畏儉等迫脅是以屯聚若大兵一臨瓦解必矣師從之以基為前軍既復勅基停駐基曰儉等詐謀已露眾心疑沮今不張示威形以副民望而停軍高壘有似畏懦非用兵之執也若儉欽略民以自益而州郡兵家為賊所得者更懷離心此為錯兵無用之地而成姦宄之源吳寇因之則淮南非國家之有矣軍宜速據南頓南頓有大邸閣計足四十日糧保堅城因積穀先人有奪人之心此平賊之要也師聽之進據潁水閏月次潁橋基復曰兵聞拙速未覩巧又議者多言將軍持重持重非不行之謂也進而不可犯耳今以積實資虜而遠運軍糧甚非計也師猶未許基曰將在軍君令有所不受彼得則利我得亦利是謂爭地南頓是也遂輒進據之儉等亦往爭聞基先到乃還吳孫峻率兵襲壽春師命諸軍深壁以待東軍之集諸將請進攻項師曰淮南將士本無反志儉欽欺誘與之舉事小與持久詐情自露將不戰而克矣乃遣諸葛誕自安風向壽春胡遵出譙宋絕其歸路儉欽進不得闕退恐壽春見襲計窮不知所為將士家皆在北降者相屬充州刺史鄧艾將萬餘人趨樂嘉城儉使欽襲之師自

道行善堂

唐

汝陽替兵就艾欽猝遇之未知所為其子鶯年十八  
勇力絕人謂之曰及其未定擊之可破也於是分為  
二隊夜夾攻之鶯率壯士先至鼓譟軍中震擾師驚  
駭病目突出恐眾知之嚙被皆破欽失期不應會明  
向披靡人莫敢逼殿中人尹大目故曹氏家奴從師  
行知師目出啓云欽本明公腹心素與大目相信乞  
為公追解之乃乘馬追欽謂曰君侯何苦不可復忍  
數日中也欽殊不悟乃更怒罵欲射之大目涕泣曰  
世事敗矣善自努力儉聞欽退恐懼夜走壽春亦潰  
孫峻進至橐臯欽以孤軍無繼不能自立遂詣峻降  
儉走慎縣人就殺之傳首京師詔夷儉三族以諸葛  
誕為鎮東大將軍都督揚州諸軍事吳軍亦還儉孫  
女適劉氏當死以孕繫廷尉司隸主簿程咸議曰女  
適人者已產育則成他家之母殺之不足懲亂源而  
傷孝子之恩且男不遇罪於他族而女嬰戮於二門  
非所以矜女弱均法制也臣以為在室之女可從父  
母之刑既醮之婦使從夫家之戮魏朝從之遂著為  
令

魏大將軍司馬師卒二月師弟昭自為大將軍錄

尚書事

師疾篤還許昌昭自洛陽往省之師令總統

諸軍而卒中書侍郎鍾會從師典知密事魏  
主髦詔勅尚書傅嘏以東南新定權留昭屯許昌為  
內外之援令嘏率諸軍還會與嘏謀使嘏表上輒與  
昭俱發還屯洛水南詔以昭為大將軍錄尚書事會  
由是常有自矜之色嘏戒之曰子志大其量而勲業  
難為也可

秋七月吳孫峻殺朱公主

吳將軍孫儀等

不憤哉 死者數千人全公主請朱 八月姜維伐魏敗其兵於

洮西遂圍狄道不克而還

姜維復議出軍征西大將

勞不宜驥武不聽維遂將數萬人至枹罕魏雍州刺

史王經與戰於洮西大敗死者萬計還保狄道城翼

謂維曰可以止矣進或毀此大功為蛇畫足維大怒

遂圍狄道魏詔鄧艾行安西將軍與征西將軍陳泰

并力拒維泰進軍隴西諸將皆曰王經新敗蜀眾大  
盛今以烏合之卒當之殆必不可不如據險自保觀  
釁待敵此計之得也泰曰維輕兵深入正欲與我爭  
鋒原野求一戰之利當高壁深壘挫其銳氣今乃與

戰使賊得計經既破走維若以戰克之威進兵東向  
據櫟陽積穀之實招納羌胡東爭關隴傳檄四郡此  
我之所惡也今乃以乘勝之兵挫峻城之下攻守執  
殊容主不同吾乘高據執臨其項領不戰必走矣遂  
進軍潛行夜至狄道東南高山上多舉烽火鳴鼓角  
維不意救兵卒至急攻不克乃遁而還泰每以一方  
有事輒以虛聲擾動天下故希簡上事驛書不過六  
百里大將軍昭曰陳征西沈勇能斷救將陷之城而  
不求益兵大邪冬吳始作太廟

丙十九年魏甘露元年春正月以姜維為大將軍○夏

四月魏司馬昭始服袞冕赤舄○魏主髦視學初魏

宴羣臣於東堂與諸儒論夏少康漢高祖優劣以少  
康為優至是幸大學與諸儒論書易及禮諸儒莫能  
及常與中護軍司馬望侍中王沈散騎常侍裴秀及  
鍾會等講宴於東堂特加禮異魏主性急請召欲速  
以望職在外特給追鋒車虎賁五人  
每有集會輒馳而至望乎之子也 秋七月姜維伐

魏與其將鄧艾戰敗績姜維自狄道還駐鍾提魏人

軍鄧艾曰彼有乘勝之執我有虛弱之實一也彼上  
下相習我將易兵新二也彼以船行我以陸軍三也  
狄道隴西南安祁山谷常有守彼專為一我分為四  
四也彼從南安因食羌穀若趣祁山熟麥千頃五也  
賊有黠計其來必矣秋維復出祁山開艾有備乃回  
趣南安艾與戰於段谷大破之死者甚眾蜀人由是  
怨維八月魏司馬昭自為大都督奏事不名假黃鉞○

吳孫峻卒以其從弟綝為侍中輔政○吳大司馬呂

岱卒始岱親近徐原慷慨有才志岱賜以巾構與共  
言論後遂薦拔官至侍御史原好直言岱有得

失輒諫諍又公論之或以告岱岱嘆曰是我所以貴  
德淵者也及原死哭之甚哀曰德淵岱之益友今不

幸岱復於何所聞冬十月吳孫綝殺大司馬滕胤將

軍呂據吳車騎將軍呂據在江都聞孫綝輔政大怒  
表薦滕胤為丞相綝更以胤為大司馬出駐

道行居文堂



武昌未行據引兵還約胤共廢繚繚遣從兄憲將兵  
 逆據而使人趣胤行胤懼勒兵自衛繚表胤反發兵  
 攻圍之或勸胤曰引兵至蒼龍門將士必委繚就公  
 矣時夜已半胤時與據期又難舉兵向宮比曉據不  
 至繚兵大會殺胤夷三族或勸據魏以盧毓為司空  
 奔魏據曰吾耻為叛臣遂自殺魏以盧毓為司空  
 魏以盧毓為司空毓固讓司隸校尉王祥詔不許祥  
 至孝繼母朱氏遇之無道祥愈恭謹朱氏子覽年數  
 歲每見祥被箠輒涕泣抱持母母以非理使祥覽輒  
 與俱及長娶妻母虐使祥妻覽妻亦趨之母為少止  
 祥漸有時譽母深疾之密使酖祥覽徑起取酒祥不  
 與母奪而反之後母賜祥饌覽輒先嘗母懼遂止漢  
 未遭亂隱居三十餘年不應州郡之命母終毀瘁杖  
 而後起徐州刺史呂虔檄為別駕委以州事政化大  
 賴王祥邦國不空別駕之康實吳孫繚殺將軍王惇  
 貴倨傲多行無禮惇與峻從弟憲謀殺之事泄皆死

二十年 魏甘露二年 夏四月吳主亮始親政 吳主亮親政事

大將軍孫繚表奏多見難問又科兵子弟十八已下  
 十五已上三千餘人選大將子弟年少有勇力者使  
 將之日於苑中教習曰吾立此軍欲與之俱長數出  
 中書視太帝時舊事問左右侍臣曰先帝數有特制  
 今大將軍問事但有鼠矢召問藏吏藏吏叩頭亮曰黃  
 門從爾求蜜中鼠矢曰向求實不敢與黃門不服亮令  
 破鼠矢中燥因大笑謂左右曰若矢先在蜜中中  
 外俱濕今外濕裏燥必黃門魏揚州都督諸葛誕起  
 所為也詰之果服左右驚悚

兵討司馬昭六月昭奉其主髦攻之吳人救之不克  
 而還 誕素與夏侯玄等友善玄等死王凌母丘儉相  
 收衆心養輕俠數千人為死士司馬昭初秉政長史  
 賈充請遣參佐慰勞四征且觀其志充至淮南見誕  
 論時事因曰洛中諸賢皆願禪代君以為如何誕厲  
 聲曰卿非賈豫州子乎世受魏恩豈可以社稷輸人  
 若洛中有難吾當死之充默然還言於昭曰誕再在  
 揚州得士衆心今召之必不來然反疾而禍小不召

通鑑綱目卷六

則反遲而禍大不如召之充達之子也詔以誕為司  
空誕遂殺揚州刺史樂綝歛屯田兵十餘萬及新附  
四五萬人聚穀足一年食為閉門自守計遣長史吳  
綱將小子靚至吳稱臣請救司馬昭奉魏主髦及太  
后計之吳使將軍全懌全端唐咨等與文欽同救誕  
六月昭督諸軍二十六萬進屯丘頭使將軍王基陳  
騫圍壽春圍未合懌等將眾因山乘險突入城昭勅  
基欽軍堅壁基累求進討會吳朱異率三萬人屯安  
豐為欽外執詔基轉據北山基曰今圍壘轉固兵馬  
向集當修守備以待越逸而更移兵守險使得放縱  
雖有智者不能善其後矣遂守便宜上疏報聽於是  
四面合圍塹壘甚峻擊欽異皆破走之秋吳孫綝大  
發卒出屯鑊里復遣異等解壽春之圍魏人又擊破  
之異走歸綝使異更死戰異以士卒乏食不從綝  
怒斬異而還綝既不能拔出誕而喪敗士眾自戮各  
將吳人咸怨昭乃縱反間言吳救方至大軍乏食  
不能久誕益寬恣食俄而乏糧外救不至蔣班焦彝  
誕謀主也言於誕曰宜及眾心尚固并力決死攻其  
一面猶有可全空坐守死無為也誕不聽欲殺之班  
彝踰城出降全懌兄子暉等得罪於吳奔魏司馬昭

作輝書告懌等說吳中怒懌等不能拔壽春城欲  
盡誅諸將家故逃來歸命懌等遂帥其眾出降姜  
維伐魏姜維聞魏分關中兵赴淮南欲乘虛向秦川  
魏都督司馬望及蜀艾進據之以拒維維數挑戰不  
應是時維數出兵蜀人愁苦譙周作仇國論諷之曰  
或問往古能以弱勝疆者其術何如曰吾聞之處大  
無患者常多慢處小有憂者常思善多慢則生亂思  
善則生治理之常也故周文養民以少取多句踐卹  
眾以弱斃疆此其術也或曰曩者項強漢弱約分鴻  
溝各歸息民張良以為民志既定則難動也率兵追  
羽終斃項氏豈必由文王之事乎曰商周之際王侯  
世尊君臣父固深根者難拔據固者難遷當此之時  
雖漢祖安能杖劍鞭馬取天下乎及秦罷侯置守之  
後民疲秦役天下土崩於是豪彊並爭虎狼分疾  
搏者獲多遲後者見吞今我與彼皆傳國易世矣既  
非秦末鼎沸之時實有六國並據之執故可為文王  
難為漢祖夫民之疲勞則騷擾之兆生上慢下暴則  
瓦解之形起諺曰射幸數跌不如審發是故智者不  
為小利移目不為意似改步時可而後動數合而後

通鑑綱目卷之六十一

戊寅

景耀元年

魏甘露三年吳景耀元年

春二月魏司馬昭拔壽

春殺諸葛誕文欽教諸葛誕決圍而出不克復還城  
 食與吳人堅守誕不聽由是爭恨遂殺欽欽子鴛踰  
 城自歸於魏軍吏請誅之司馬昭曰欽子固應就戮  
 然今以窮來歸且城未拔殺之是堅城內之心也乃  
 使將數百騎巡城呼曰文欽之子猶不見殺其餘何  
 懼又表為將軍賜爵關內侯城中皆喜昭因進軍克  
 之斬誕夷三族誕麾下數百人皆拱手為列不降每  
 斬一人輒降之卒不變以至於盡吳將于詮曰大丈夫  
 受命其主以兵救人既不能克又束手於敵吾弗  
 取也乃免胄冒陳而死昭初圍壽春王基等欲急攻  
 之昭曰城固衆多攻之必力屈若有外寇表裏受敵  
 此危道也今三叛相聚於孤城之中天其或者使同  
 就戮吾當以全策縻之但堅守三面若吳賊陸道而  
 來軍糧必少吾以輕騎絕其轉輸可不戰而破也吳  
 賊破欽等必成擒矣乃命諸軍按甲以守之卒不煩

攻而破議者又以淮南仍叛吳兵家在江南宜悉坑  
 之昭曰古之用兵全國為上戮其元惡而已吳兵得  
 亡還適可示中國之大度耳一無所殺分布三河近  
 郡安處之昭欲遣諸軍因釁擊吳王基諫曰昔諸葛  
 恪乘東關之勝以圍新城衆死大半姜維因洮西之  
 利輕兵深入軍覆上卦夫大捷之後上下輕敵輕敵  
 則慮難不深今賊新敗於外又內患未弭是修備設  
 慮之時也昭乃止以基為征東將軍都督揚州諸軍  
 事時鍾會謀畫居多昭親待日隆姜維引兵還維聞  
 委以腹心之任時人比之子房  
 誕死夏五月魏司馬昭自為相國封晉公加九錫復  
 而還辭不受○秋八月魏主髦養老乞言於太學以王祥  
 鄭小同為三老九月吳孫綝廢其主亮為會稽王冬十月迎  
 立琅琊王休休以綝為丞相封兄子皓為烏程侯

以其主亮親政多所難問稱疾不朝使弟據入宿衛  
 恩幹閭分屯諸營以自固亮惡之陰與全公主將軍  
 道守居夜堂

劉承謀誅之全后父尚為衛將軍亮使尚子紀語尚  
嚴整兵馬孤當幸宿衛臨橋且曰勿令卿母知女人  
不曉大事且緜姊也邈近漏世誤孤非小紀承詔以  
告尚尚無遠慮以語紀母母使人密語緜緜夜襲尚  
執之殺劉承比明遂圍宮亮大怒上馬帶鞬執弓欲  
出曰孤大皇帝適子在位已五年誰敢不從者近臣  
共牽止之不得出緜使光祿勳孟宗告太廟廢亮為  
會稽王以其罪班告遠近尚書桓彝不肯署名緜怒  
殺之遂迎琅邪王休於會稽遣會稽王亮之國亮時  
年十六殺全尚遷全公主於豫章緜以休未至欲入  
居宮中召百官會議皆惶怖唯唯選曹郎虞汜曰明  
公擅廢立之威誠欲上安宗廟今迎王未至而欲入  
宮竊恐眾聽疑惑非所以永終忠孝揚名後世也緜  
不懌而止十月休至羣臣奉上璽符三讓乃受即日  
御正殿大赦改元緜稱草莽臣請闕上印綬節鉞求  
避賢路吳主休慰諭之以為丞相荆州牧○先是丹  
楊守李衡數以事侵休其妻習氏諫之不聽休上書  
得徒會稽至是衡謂妻曰以不用卿言至此吾欲奔  
魏何如妻曰逃叛求活何面目見中國人琅邪素好  
善慕名方欲自顯於天下終不以私嫌殺君可自詣

獄表列前失顯求受罪如此當逆見優餽非但直活  
而已衡從之詔遣還郡加將軍號授以棨戟又封故  
南陽王和子 十二月吳孫緜伏誅 緜奉牛酒詣休休  
皓為烏程侯 酖出怨言曰帝非我不立今上禮見拒是與凡臣無  
異當復改圖耳布以告休衛之恐其有變數加賞賜  
或告緜反休執付緜緜殺之由是益懼求出屯武昌  
休許之凡所請求無一違者將軍魏邈說休曰緜居  
外必有變衛士又告緜反休將討之密問於張布布  
曰左將軍丁奉雖不能吏書而計略過人能斷大事  
乃召奉問計畫奉曰丞相兄弟支黨甚盛不可卒制  
可因臘會有陛兵以誅之十二月臘會緜稱疾休強  
起之不得已而入奉布目左右縛而斬之以其首令  
眾諸同謀者皆赦之放仗者五千人夷緜三族發孫  
峻棺取印綬斲而埋之改葬諸葛恪及胤據等其罹  
恪等事遠徙者一切召還乞為恪立碑者詔曰盛  
夏出軍士卒傷損無尺寸之功不可謂能受 詔漢中  
託寄之任死於豎子之手不可謂智遂寢 詔漢中  
兵屯漢壽守漢樂二城 初昭烈定漢中實兵諸圍以  
禦外敵敵若來攻使不得入

通鑑綱目卷六十六

其後皆承此制及姜維用事建議以為諸圍適可禦敵不獲大利不若歛兵聚穀退就漢樂二城聽敵入平重關頭鎮守以捍之敵攻關不克千里運糧自然疲乏引退之日然後諸城並出捍之此殄敵之術也於是詔督漢中胡濟却屯漢壽王含守樂城蔣斌守漢城

**二年**魏甘露四年**春正月黃龍二見魏寧陵井中**先

魏地井中屢有龍見羣臣以為吉祥魏主髦曰龍者君德也上不在天下不在田而數屈於井非嘉兆也

作潛龍詩以自諷**秋八月陳祗卒以董厥為尚書令**

**三年**魏元帝曹奐景元元年**春正月朔日食**○夏五月魏

**司馬昭弒其王髦於南闕下尚書王經死之**魏主髦

日去不勝其忿召侍中王沈尚書王經散騎常侍王業謂曰司馬昭之心路人所知也吾不能坐受廢辱

今日當與卿自出討之經曰昔魯昭公不忍季氏敗走失國為天下笑今權在其門為日久矣朝廷四方皆為之致死不顧逆順之理非一日也且宿衛寡弱陛下何所資用而一旦如此無乃欲除疾而更深之邪禍殆不測髦出懷中黃素詔投地曰行之決矣正使死何懼况不必死邪於是入白太后沈業奔告昭呼經欲與俱經不從髦遂拔劍升輦率殿中宿衛蒼頭官僮鼓譟而出中護軍賈充入與戰南闕下髦自用劍眾欲退太子舍人成濟問充曰事急矣當云何充曰司馬公畜養汝等正為今日今日之事無所問也濟即抽戈前刺髦殞于車下昭聞之大驚自投於地太傅孚奔往枕之股而哭甚哀曰殺陛下者臣之罪也昭入殿中召羣臣會議尚書僕射陳泰不至昭使其舅尚書荀顛召之泰曰論者以泰方舅今舅不如泰也子弟逼之乃入見昭悲慟昭亦對之泣曰玄伯卿何以處我泰曰獨有斬賈充少可以謝天下耳昭又之曰更思其次泰曰泰言惟有進於此者不知其次昭乃不復言顛或之子也以太后令罪狀髦廢為庶人葬以民禮收王經及其家屬付廷尉經謝其母母笑曰人誰不死正恐不得其所以此并命何

恨之有及就誅故吏向雄哭之哀慟一市王沈以功封安平侯太傅孚等請以王禮葬髦許之昭言成濟大逆不道六月魏主奐立奐燕王宇之子也本名璜夷三族之更名奐吳作浦里塘吳都尉嚴密建議作浦里塘與力王之功費不可勝吳會稽王亮自殺會稽謚言數士卒多死民大愁怨吳主遂黜亮為侯官侯亮自殺冬魏以王沈為豫州刺史沈初到下教曰有能陳長吏可否說百姓所給穀千斛主簿陳厥楮入白曰教旨思聞苦言示以勸賞竊恐拘介之士或憚賞而不言貪昧之人將慕利而妄舉苟言不合宜不加以賞則遠聽者又未知當否之所在徒見言之不用因謂設而不行告下之事可小須後沈曰興益於上受分於下斯乃君子之操何不言之有若曰堯舜周公所以能致忠諫者以其款誠之心著也冰炭不言而冷熱之質自明者以其有實也若好忠直如冰炭之自然則諤諤之言

將不求而自至若其不然雖懸重賞忠言未可致也沈乃止

辛巳四年魏景元二年春三月魏遣兵迎吳降將未行而

罷魏襄陽太守胡烈言吳將鄧由等十八屯同謀歸

基遺司馬昭書言由等可疑狀且曰夷陵東西道皆

險陘竹木叢蔚卒有要害弩馬不陳此事之危者嘉

平以來累有內難當今之宜當務鎮安社稷撫寧上

下力農務本懷柔百姓未宜動衆以求外利昭從之

既而由等冬以董厥諸葛瞻為將軍共平尚書事樊

建為尚書令時中常侍黃皓用事厥瞻皆不能矯正

令卻正又在內職與皓比屋周旋三十餘年澹然自

守以書自娛既不為皓所愛亦不為所憎故官不過

六百石而亦不惟其禍帝弟甘陵王永憎皓皓譖之

使十年不得朝見吳使薛珣來聘及還吳主問漢政

得失對曰主闇而不知其過臣下容身以求免罪入

其朝不聞直言經其野民皆菜色臣聞燕雀處堂子

雀

毋相樂突決棟焚而怡然不鮮卑索頭貢質于魏  
知禍之將及其是之謂乎  
索頭部世居北荒不交南夏至可汗推寅南遷大澤  
三十六大姓九十九後五世至可汗推寅南遷大澤  
又七世至可汗鄰使其兄弟七人及族人乙旃氏車  
毘氏分統部眾為十族鄰老以位授其子詰汾使南  
遷居匈奴故地詰汾死力微立復徙居定襄之盛樂  
部眾浸盛諸部畏服之至是始遣其子沙漠汗貢于  
魏因留為質

壬午 五年 魏景元三年 秋八月 吳立子暉為太子 冬十月

月姜維伐魏洮陽不克

也智不出敵而力少於寇用之無厭何以自存維遂  
伐魏攻洮陽鄧艾與戰於侯和破之時黃皓用事與  
右大將軍閻宇親善欲廢維樹宇維知之言於帝曰  
皓姦巧專恣將敗國家請殺之帝曰皓趨走小臣耳  
往董允每切齒吾嘗恨之君何足介意維見皓枝附  
葉連遜辭而出帝勅皓詣維陳謝維山是疑懼逐自

洮陽因求種麥 吳以濮陽興為丞相

中不敢歸成都 初吳主休在  
守遇之厚而張布嘗為左右督將及即位二人皆貴  
寵用事布典官省與關軍國以伎巧更相表裏吳人  
失望休喜讀書欲與祭酒韋昭博士盛沖講論布以  
昭沖切直恐入侍言已過固諫止之休曰孤欲與昭  
等講習舊聞亦何所損君特恐其道臣下姦慝故不  
欲令入耳如此之事孤已自備之不須昭等然後解  
也布皇恐陳謝且言懼妨政事休曰王務學業其流  
各異不相妨也然休恐布疑懼卒廢講業不使昭等  
入 魏司馬昭殺中散大夫嵇康

籍籍兄子咸山濤向秀王戎劉伶相友善號竹林七  
賢皆崇尚虛無輕蔑禮法縱酒昏酣遺落世事籍為  
步兵校尉其母卒方與人圍碁對者求止籍留與決  
賭既而飲酒二斗舉聲一號吐血數升毀瘠骨立居  
喪飲酒無異平日司隸何曾面質籍於司馬昭座曰  
卿縱情背禮敗俗之人不可長也因謂昭曰公方以  
孝治天下而聽籍以重哀飲酒食肉於公座何以訓  
人宜擯之四裔無令汗染華夏昭愛籍才常擁護之

咸素幸姑婢姑將婢去咸方對客遽借客馬追之累騎而還伶尤嗜酒常乘鹿車攜一壺酒使人荷鍾隨之曰死便埋我當時士大夫皆以為賢爭慕效之謂之放達鍾會聞康名造之康箕踞而鍛不為之禮會將去康曰何所聞而來何所見而去會曰聞所聞而來見所見而去遂深銜之濤為吏部郎舉康自代康與濤書自說不堪流俗而非薄湯武昭聞而怒之康與東平呂安親善安兄巽誣安不孝康為證其不然會因譖康嘗欲助母丘儉與安皆有盛名於世而言論放蕩害時亂教宜因此除之昭遂殺安及康康嘗識寡難乎免於今之子才多魏以鍾會都督關中軍事魏司馬昭患姜維數北伐官騎路遺求為刺客入蜀從事中郎荀勗曰明公為天下宰宜仗正義以伐違貳而以刺客除賊非所以刑于四海也昭善之遂欲大舉伐漢朝臣多以為不可獨鍾會勸之昭諭眾曰自定壽春已來息役六年治兵繕甲以擬二虜今吳地廣大而下濕攻之用力差難不如先定巴蜀三年之後因順流之執水陸並進此滅虢取虞之執也計蜀戰士九萬居守成都及備他境不下四萬然則餘

眾不過五萬今絆姜維於沓中使不得東顧直指駱谷出其空虛之地以襲漢中以劉禪之聞而邊城外破士女內震其亡可知也乃以會為鎮西將軍督關中鄧艾以蜀未有釁屢陳異議昭使人諭之艾乃奉命姜維表遣左右軍騎張翼廖化督諸軍分護陽安關口及陰平之橋頭以防未然黃皓信巫鬼謂敵終不自致啓帝寢其事羣臣莫知其事羣臣莫知

**癸未 炎興元年** 魏景元四年 吳永安六年 是歲漢亡 **春詔立故丞相亮廟**

於沔陽 亮初亡所在各求為立廟朝議以禮秩不許百姓遂因時節私祭之於道陌上至是校尉習隆等請近其墓立一廟於沔陽以時賜祭其故臣吏欲奉祠者皆至其廟斷其私祠以崇正禮從之

**夏五月吳交趾殺其太守以降魏** 吳交趾太守孫資貪暴會吳主遣使

至郡又擅調孔雀三十頭送建業民憚遠役遂作亂郡吏呂興殺譖及使人而請吏於魏九真日南皆應魏以興為將軍都督 **秋魏遣鄧艾鍾會將兵入寇關口** 尋為其下所殺

通鑑綱目卷之六十五



守將傅僉死之姜維戰敗還守劔閣

魏遣鄧艾督三萬餘人自狄道

趣甘松沓中以綴姜維雍州刺史諸葛緒督三萬餘

人自祁山趣武街橋頭絕維歸路鍾會統十萬餘衆

分從斜谷駱谷子午谷趣漢中以衛瑾持節監軍事

言為而不恃非成功難保之難也或以問參相國軍

事劉寔曰鍾鄧其平蜀乎寔曰破蜀必矣而皆不還

客問其故寔笑而不答八月軍發洛陽陳師誓衆將

軍鄧敦謂蜀未可討司馬昭斬以徇漢人遣廖化為

姜維繼援張翼董厥詣陽安關口為諸圍外助大放

改元勅諸圍不得戰退保漢樂二城會平行至漢中

使兵圍二城徑趣陽安口遣人祭諸葛亮墓使護軍

胡烈為前鋒攻關口守將傅僉拒守其下蔣舒率衆

迎降烈乘虛襲城僉格鬪而死會遂長驅而前大得

藏庫積穀維聞會已入漢中引兵還艾遣兵追躡於

疆川口大戰維敗走還至陰平合衆欲赴關城冬十

月吳人來援遣使告急於吳吳使大將軍丁奉魏司

馬昭始稱相國晉公受九錫

初昭累辭進位爵賜至

昭乃受命辟魏舒為相國參軍舒少時遲鈍質朴不

為鄉親所重從叔父衡有名當世亦不知之使守水

碓每嘆曰舒堪數百戶長我願畢矣舒亦不以介意

不為皎厲之事唯太原王又謂舒曰卿終為台輔常

振其匱乏舒受而不辭年四十餘郡舉上計掾察孝

廉宗黨以舒無學業勸令不就高舒曰若試而不自課百日常習一經對策升第累遷後將軍鍾毓長

史毓每與參佐射舒常為畫籌而已後遇朋人不足

以舒滿數舒容範閑雅發無不中舉坐愕然莫有敵

者毓嘆而謝曰吾之不足以盡卿才有如此射矣及

為參軍府朝碎務未嘗是非至於廢興大事衆人莫

能斷者舒徐為籌之多出衛將軍諸葛瞻及鄧艾戰

衆議之表昭深器重之

於綿竹敗績及其子尚皆死之

鄧艾進至陰平欲與

諸葛緒目江油趣成

都緒以西行非本詔遂引兵與鍾會合會欲專軍執

密白緒畏懦不進檻車徵還軍悉屬會姜維列營守

險會攻之不能克糧道險遠軍食乏欲引還艾上言  
 賊已摧折宜遂乘之若從陰平由邪徑經漢德陽亭  
 趣涪出劔閣西百里去成都三百餘里奇兵衝其腹  
 心劔閣之守必還赴涪則會方軌而進如不還則應  
 涪之兵寡矣遂自陰平行無人之地七百餘里鑿山  
 通道造作橋閣山高谷深又糧運將匱瀕於危殆艾  
 以氊自裹推轉而下將士皆攀木緣崖魚貫而進先  
 登至江油守將馬邈降諸葛瞻督諸軍拒艾至涪不  
 進尚書郎黃崇屢勸瞻速行據險無令敵得入平地  
 瞻不從艾遂長驅而前瞻退往綿竹艾以書誘瞻曰  
 若降者表為郎邪王瞻斬其使列陳以待艾大破之  
 斬瞻及崇瞻子尚曰父子荷國重恩不早斬黃皓使  
 敗國殄民用生何**鄧艾至成都帝出降皇子北地王**  
 為策馬冒陳而死

**謀死之漢亡**

漢人不意魏兵卒至不為城守調度聞  
 艾已入平地帝使羣臣會議或勸奔吳

或勸入南中譙周以為自古無寄他國為天子者魏  
 能并吳吳不能并魏等為稱臣為小孰與為大再辱  
 何與一辱若欲奔南當早為計今大敵已近羣心無  
 可保者恐發道之日其變不測就能至南遠夷平常

無所供給猶數反叛今外當拒敵內供服御耗損諸  
 夷其叛必矣乃遣使奉璽綬詣艾降北地王**譙**怒曰  
 若理窮力屈禍敗將及便當父子君臣背城一戰同  
 死社稷以見先帝可也奈何降乎帝不聽譙哭於昭  
 烈之廟先殺妻子而後自殺帝別勅姜維使降鍾會  
 又送上民簿於艾戶二十八萬口九十四萬甲士十  
 萬二千吏四萬人艾至成都城北帝率羣臣面縛與  
 輒依鄧禹故事承制拜漢帝以下官收黃皓將殺之  
 皓賂左右以免維等及諸郡縣圍守得勅赦仗詣會  
 降將士咸怒拔刀斫石會厚**吳兵還**吳聞漢亡乃罷  
 符維等皆權還其印綬節蓋  
 請宮門上表曰伏聞成都守社稷傾覆臣以草芥  
 竊懷不寧陛下聖仁必垂哀悼臣不勝忉悵之情謹  
 拜表以聞魏之伐蜀也吳人或謂襄陽張悌曰司馬  
 氏得政以來大難屢作百姓未服今又遠征何以能  
 克悌曰不然曹操雖功蓋中夏民畏其威而不懷其  
 德也不睿承之刑繁役重東西驅馳無有寧歲司馬  
 懿父子累有大功除其煩苛而布其恩惠為之謀主  
 而救其疾苦民心歸之亦已矣故淮南三叛腹心

不擾曹髦之死四方不動任賢使能各盡其心其本  
 根固矣茲計立矣今蜀閣宦專朝國無政令而玩戎  
 黷武民勞卒散因危而伐殆無不克噫彼  
 之得志我之憂矣吳人笑其言至是乃服  
**吳以鍾離**  
**牧為武陵太守**  
 其叛亂乃以牧為太守時魏已遣郭  
 純誘動諸夷進攻西陽郡中震懼朝吏以為諸夷阻  
 兵不可軍驚擾宜遣恩信吏宣教慰勞牧曰不然  
 外境內侵誑誘人民當及其根柢未深而擗取之此  
 救火貴速之執也即率所領晨夜進道緣山險行垂  
 二千里斬惡民懷異心者凡  
 千餘人純等散走五溪皆平  
**魏赦益州復半租五年**  
 ○魏以鄧艾為太尉鍾會為司徒

**魏** 咸熙元年 吳主孫皓 春正月 魏以檻車徵鄧艾鍾

**會謀反伏誅監軍衛瓘襲艾殺之**  
 鄧艾在成都頗自  
 矜伐以書言於晉

公昭曰兵有先聲而後實者今因平蜀之執以乘吳  
 吳必震恐席卷之時也然大舉之後將士疲勞不可

便用宜留隴右及蜀兵煮鹽興冶並作舟船豫為順  
 流之事且王劉禪以顯歸命之寵如此則吳人畏威  
 懷德望風而從矣昭使衛瓘喻艾事當須報不宜輒  
 行艾曰元惡既服承制拜假以安初附謂合權宜若  
 待命往復延引日月春秋之義大夫出疆有可以安  
 社稷利國家者專之可也今吳人未賓執與蜀連不  
 可拘常以失事機兵法進不求名退不避罪艾雖無  
 古人之節終不自嫌以損國家計也鍾會有異志美  
 維知之欲構成擾亂乃說會曰君自淮南已來筭無  
 遺策今復定蜀威德振世欲以此安歸乎何不法陶  
 朱公泛舟絕迹全功保身邪會曰君言遠矣我不能  
 行維曰其他則君智力之所能無煩於老夫矣由是  
 情好權甚因艾承制專事乃與瓘密白艾有反狀會  
 善效人書於劔閣要文章表皆易其言令悖傲至是  
 詔以檻車徵艾昭恐艾不從命勅會進軍成都又遣  
 賈充將兵入斜谷昭自將大軍從魏主幸長安令山  
 濤為行軍司馬鎮鄠初會以才能見任昭夫人王氏  
 言於昭曰會見利忘義好為事端寵過必亂不可大  
 任及將伐漢西曹屬邵悌曰會單身無任不若使餘  
 人行也昭笑曰我寧不知此邪蜀數為邊寇師老民

疾我今伐之如指掌耳而衆言蜀不可伐夫人心預  
 怯則智勇並竭強使之適所以爲敵禽耳惟會意與  
 人同今遣伐蜀蜀必可滅滅蜀之後就如卿慮蜀已  
 破亡遺民震恐不足與圖事中國將士各自思歸會  
 若作惡祇自滅族耳不須憂也及昭將之長安俛復  
 曰會所統兵五六倍於艾但可救會取艾不須自行  
 昭曰卿忘前言邪雖然所言不可宣也我要自當以  
 信意待人但人不當負我耳近日賈護軍問我頗疑  
 鍾會不我答言如遣卿行寧可復疑卿邪我到長安  
 則自了矣會遣瓚先至成都收艾會以瓚兵少欲令  
 艾殺瓚因以爲艾罪瓚知其意然不可得距乃夜至  
 成都檄艾所統諸將稱奉詔收艾其餘一無所問若  
 來赴官軍爵賞如先敢有不出者誅及三族比至雞  
 鳴悉來赴瓚唯艾帳內在焉平旦開門瓚乘使者車  
 徑入艾臥未起遂執艾父子置之於檻車諸將圖欲  
 劫艾整仗趣瓚營瓚輕出迎之偽出表草將申明艾  
 事諸將信之而止會至成都送艾赴京師會所憚惟  
 艾艾既就禽遂決意謀反欲使姜維爲前驅自將隨  
 其後既至長安令騎士從陸道步兵從水道浮渭入  
 河五日可到孟津與騎兵會洛陽一旦天下可定也

會得昭書云恐艾或不就徵吾自將屯長安相見在  
 近會驚曰但取艾相國知我獨辦之今來太重必覺  
 我異矣便當速發事成可得天下不成退保蜀漢不  
 失作劉備也會郭太后卒會乃悉召諸將爲太后發  
 哀稱遺詔使起兵廢司馬昭更使所親信代領諸軍  
 所請羣官悉閉諸曹屋中瓚詐稱疾篤出就外解會  
 信之無所復憚維欲使會盡殺北來諸將已因殺會  
 復立故漢帝密書與帝曰願陛下忍數日之辱臣欲  
 使社稷危而復安日月幽而復明會欲從維言誅諸  
 將猶豫未決會帳下督丘建本屬胡烈會信愛之建  
 愍烈獨坐啓會使聽內一親兵出取飲食烈給語親  
 兵及疏與其子淵曰會已作大坑白梃數千欲悉呼  
 外兵梃殺內坑中一夜轉相告皆編淵遂率其父兵  
 出門諸軍鼓譟爭先赴城所閉諸人各緣屋出與其  
 軍士相得斬會及維死喪狼籍瓚分部諸將數日乃  
 定艾本營將士追出艾於檻車迎還瓚自以與會共  
 陷艾恐其爲變乃遣護軍田續襲艾父子於綿竹西  
 斬之艾之入江油也續不進艾欲斬續既而捨之及  
 是瓚謂曰可以報江油之辱矣鎮西長史杜預言於  
 衆曰伯玉其不免乎身爲名士位望已高既無德音

又不御下以正將何以堪其責乎... 謝預艾餘子在洛陽者悉被誅會功曹向雄收葬會... 尸昭召而責之曰往者王經之死卿哭於東市而我... 不問今會為叛逆又輒收葬若復相容其如王法何... 雄曰昔先王掩骼埋胔仁流朽骨當時豈卜其功罪... 而後收葬哉今王誅既加於法已備雄感義收葬教... 亦無闕法立於上教弘於下以此訓物不亦可乎昭... 悅與宴談而遣之會之伐漢也辛憲英謂其夫之從... 子羊祜曰會在事縱恣非持父處下之道吾畏其有... 他志也會請其子琇為參軍憲英憂曰他日吾為國... 憂今日難至吾家矣琇固辭不聽憲英謂曰行矣戒... 之軍旅之間可以濟者其惟仁恕乎琇竟以全歸詔... 以琇嘗諫會反 三月魏晉公昭進爵為王 魏詔晉公... 賜爵關內侯 王追命其父懿為宣王兄師為景王太尉王祥司徒... 何曾司空荀顛共請晉王顛謂祥曰相王尊重何侯... 與朝臣皆已盡敬今日便當相率而拜無疑也祥曰... 王公相去一階而已安有天子三公可輒拜人者君... 子愛人以禮我不為也及入顛拜而祥獨長 魏封故... 揖昭謂祥曰今日然後知君見顛之重也

漢帝禪為安樂公

禪舉家遷洛陽大臣無從行者惟

子單身從行正相導宜適舉動無闕禪乃慨然嘆息... 恨知正之晚漢建寧太守霍弋聞成都守素服大... 臨三日諸將勸弋速降弋曰道路隔塞未詳主之安... 危去就大故不可苟也若魏以禮遇主上則保境而... 降不晚也萬一危辱吾將以死拒之何論遲速邪及... 得禪東遷之問始率六郡將守上表曰臣聞人生於... 三事之如一惟難所在則致其命今臣國敗主附守... 死無所是以委質不敢有貳晉王昭善之委以本任... 封禪為安樂公他日與宴為之作蜀技旁人皆感愴... 而禪喜笑自若昭謂賈充曰人之無情乃至於是雖... 使諸葛亮在不能輔之久全况姜維邪他日問禪曰... 頗思蜀否禪曰此間樂不思蜀也正聞之謂曰若王... 復問宜泣而答曰先人墳墓遠在岷蜀乃心西悲無... 日不思因閉其目會昭復問禪對如前昭曰何乃似... 卻正語邪禪驚視曰誠 夏五月魏復五等爵 晉三昭... 如尊命左右皆笑之 秋七月魏以羅憲為陵江將軍 奏復五... 等爵封騎督以 使初漢... 上六百餘人

憲守永安及漢敗憲得其主手勅乃帥所統臨于都  
 亭三日吳聞蜀敗起兵西上外託救援內欲襲憲  
 曰吳不郵我難而背盟傲利不義甚矣乃繕甲誓眾  
 厲以節義遣使告急於魏吳人來攻與戰大破之吳  
 主怒復遣陸抗等帥眾三萬增其圍憲被攻凡六月  
 救援不到或說憲棄城走憲曰吾為城主百姓所仰  
 危不能安急而棄之君子不為也畢命於此矣魏遣  
 荆州刺史胡烈攻西陵以救之吳師遂退晉王昭使  
 仍舊任加號魏使荀覲定禮儀賈充正法律裴秀議  
 將軍封亭侯

**官制**從晉王昭

**吳主休歿**烏程侯皓立

吳主寢疾口不能言手書

呼漢陽興入令子暉出拜把興臂指暉託之而卒諡  
 曰景帝吳人以蜀初亡恐懼欲得長君左典軍萬彧  
 嘗為烏程令與烏程侯皓相善稱皓才識明斷長沙  
 桓王之疇也加之好學奉遵法度屢言於興及左將  
 軍張布與布說朱太后欲立皓后曰我寡婦人安知  
 社稷之慮苟吳國無隕宗廟有賴可矣遂迎立之吳  
 主貶朱太后為景皇后追謚父

和曰文皇帝尊母何氏為太后

八月魏晉王昭以其

**子中撫軍炎副相國冬十月立為晉世子**

初晉王昭娶王肅之

女生炎及攸以攸繼景王後攸性孝友多材藝清和  
 平允名過於炎昭愛之常曰天下者景王之天下也  
 吾百年後大業宜歸攸炎立髮委地手垂過膝羊琇  
 又教以宜察時政所宜損益豫記以備訪問昭欲以  
 攸為世子山濤曰廢長立少違禮不祥賈充何曾裴  
 秀曰中撫軍聰明神武有超世之才人望既茂天表  
 如此固非人臣之相也乃立炎為世子

**十一月吳殺其丞相濮陽興左**

**將軍張布**

吳主初立發優詔恤士民開倉廩賑貧乏

料出宮女以配無妻者死中禽獸皆放之

當時翕然稱為明主及既得志僉暴驕盈多忌諱好  
 酒色大小失望濮陽興與張布竊悔之或譖諸吳主十  
 一月朔興布入朝執之從

**魏罷屯田官**

於廣州道殺之夷三族

乙酉

魏咸熙二年

晉世祖武皇帝司馬炎泰始元年

元

夏五月

魏晉王昭號其妃曰后世子曰太子○秋七月吳主

殺景后及其二子○八月魏晉王昭卒太子炎嗣

為文王葬 崇陽陵 ○冬吳遷都武昌從西陵督步十二月晉

王炎稱皇帝廢魏主為陳留王魏主禪位于晉出舍

拜辭流涕歔歔不自勝曰臣死之日固大魏之純臣

也晉王即皇帝位奉魏主為陳留王即宮于鄴魏氏

諸王皆降為侯追尊宣王景王文 晉大封宗室晉封

父孚為安平王太宰都督中外諸軍事叔父佃東亮

王弟攸齊王其餘封拜有差佃宣帝之子也晉主懲

魏氏孤立之敝故大封宗室授以職任又詔諸

王皆得自選國中長吏齊王獨不敢皆上請 晉除

漢魏宗室禁錮罷將吏質任時晉主承魏氏刻薄奢

有事於太廟朝議以太常許奇父允受誅不宜接近

左右晉主乃述允之夙望稱奇之才擢為祠部郎有

司言御牛青絲紉 晉以傅玄皇甫陶為諫官諫官以

斷詔以青麻代之

傳玄皇甫陶為之玄以魏末士風頹敝上疏曰臣聞

先王之御天下教化隆於上清議行於下近者魏武

好法術而天下貴刑名魏文慕通達而天下賤守節

其後綱維不攝放誕盈朝遂使天下無復清議陛下

龍興受禪未舉清遠有禮之臣以敦風節未退虛鄙

之士以懲不恪臣是以猶敢有言晉主嘉納使玄草

詔進之然亦不能革也明年又詔自今雖詔有

所欲及奏已得可而於事不便者皆不得隱情

丙戌

晉泰始二年春正月晉立七廟初漢征西將軍司馬

生賴川太守雋雋生京兆尹防防生宣帝至是 晉除

即用魏廟祭征西府君以下并景帝為七室

郊祀五帝座羣臣奏五帝即天帝也王氣時異故名

之晉王王肅外孫故郊三月吳遣使如晉弔祭吳使

忠還說吳王曰北方無守戰之備弋陽可襲而取吳

主以問羣臣鎮西大將軍陸凱曰北方新并巴蜀遣

使求和非求援於我也欲蓄力以俟時耳敵執方疆

而欲微幸求勝未見其利也吳主雖不出兵然遂與

晉絕凱遜之族子也。吳殺其散騎常侍王蕃，蕃體氣高亮，不能  
 悅萬或陳聲從而諳之，後吳王會羣臣，蕃沈醉頓伏，吳王疑其詐，斬之殿下。夏六月晦日，  
 食。○秋八月，晉主謁崇陽陵。文帝之喪，臣民皆從，權  
 亦除之，然猶素冠疏食，哀毀如居喪者。至是謁陵，詔  
 以衰經從，行羣臣自依舊制。尚書令裴秀奏曰：「既除  
 復服，義無所依，遂止。中軍將軍羊祜謂傳玄曰：「三年  
 之喪，雖貴無所服，禮也。而漢文除之，毀禮傷義。今主上  
 至孝，雖奪其服，實行喪禮。若因此復先王之法，不亦  
 善乎？」玄曰：「以日易月，已數百年，一旦復古，殆難行也。  
 祜曰：「不能使天下如禮，且使主上遂服，不猶愈乎？」玄  
 曰：「主上不除而天下除之，此為有父子而無君臣也。  
 乃止。羣臣請易服，復膳，詔曰：「每念不得終苴經之禮，  
 以為沈痛，況食稻衣錦乎？」朕本諸生家，傳禮來久，何  
 至一旦易此情於所天，可試省孔子答宰我之言，無  
 事紛紜也。遂以疏素終三年。司馬公曰：「三年之喪，自  
 天子達於庶人，此先王禮經百世不易者也。漢文師  
 心不學，變古壞禮，絕父子之恩，虧君臣之義，後世帝

王不能篤於哀戚之情，而羣臣諂諛，莫肯釐正。至於  
 晉武，獨以天性矯而行之，可謂不世之賢君。而裴傳  
 之徒，固陋庸臣，習常玩故，不能將順其美，惜哉。吳以陸凱、萬或為左右丞相，  
 故不能將順其美，惜哉。吳以陸凱、萬或為左右丞相，  
 吳主惡人視己，羣臣莫敢舉目。凱曰：「君臣無不相識，  
 之道若狎，有不虞不知所赴。吳主乃聽凱視，吳主居  
 武昌，揚州民泝流供給，甚苦之。又奢侈無度，公私窮  
 匱。凱上疏曰：「今無災而民命盡，無為而國財空。臣竊  
 痛之。昔漢室既衰，三家鼎立，今曹劉失道，皆為晉有。  
 此目前之明驗也。臣愚但為陛下惜國家耳。武昌土  
 地險瘠，非王者之都，且童謡云：「寧飲建业水，不食武  
 昌魚。」寧還建业，死不止。武昌居此，足明民心與天意  
 矣。今國無一年之蓄，有露根之漸，而官吏務為苛急，  
 莫之或恤。大帝時，後宮女不滿百，景帝以來，乃有千  
 數。此耗財之甚者也。又左右率非其人，羣黨相挾害，  
 忠隱賢此皆蠹政病民者也。願陛下省百役，罷苛擾，  
 料出宮女，清選百官，則天悅民附而國安矣。吳主雖不悅，以其宿望，特優容之。冬十月朔日，  
 食。○十一月，晉并圓方丘之祀於南北郊。○晉罷山



陽督軍除其禁制○十二月吳還都建業吳主還建業使后父衛將軍滕牧留鎮武昌朝士以牧尊威推令諫諍滕后之寵由是漸衰遷牧蒼梧以憂死后不復進見諸姬佩皇后璽紱者甚衆又使黃門徧行州郡科取將吏家女其二千石大臣子女皆歲歲言名簡閱不中乃得

出嫁

亥丁

晉泰始三年春正月晉立子衷為太子

詔以近世每

吳寶鼎二年赦曲惠小人朕無取焉遂不赦○有司奏東宮施敬三傳其儀不同晉主曰崇敬師傅所以尊道重教也何言臣不臣乎其晉殺其故立進令劉友司隸校尉李惠劾奏故立進令劉友及前尚書山濤中山王睦尚書僕射武陔各占官稻田詔曰友侵剝百姓其考竟以懲邪佞濤等不貳其過皆勿問熹亢志在公當官而行可謂邦之司直矣其申勅羣僚各慎所司寬宥之恩不可數遇也司馬公曰政之大本在於刑賞刑賞不明政何以成晉武帝赦山濤而褒李惠其於刑賞兩失

之矣使意言是則濤不可赦非則意不足褒褒之使言言而不用怨結於下威玩於上將安用之且四臣同罪友伏誅而濤等不晉徵犍為李密不至晉主徵問避貴施賤可謂政乎密為太子洗馬密以祖母老固辭許之密與人交每公議其得失而切責之常言吾獨立於世顧影無儔然而不懼者以無夏六月吳作昭明宮吳主作昭明宮二千石已下皆自入山督伐木大開苑囿起土山樓觀窮極伎巧功費以億萬計陸凱諫不聽中書丞華覈上疏曰今倉庫空匱編戶失業而北方積穀養民專心東向乃舍此急務盡力功作卒有風塵之變驅怨民而赴白刃此乃大敵所因以為資者也時吳俗奢侈覈又上疏曰今民貧俗奢轉相倣倣兵民之家內無甌石有耗財費力之損求其富給庸可得乎皆不聽秋九月晉增吏俸○晉禁星氣讖緯之學○晉遣索頭質子歸國

晉書 卷之三十四 晉書 卷之三十四 晉書 卷之三十四

書侍郎張華請抄死罪條目懸以示民從之

晉詔立考課法不果行

詔河

杜預為黜陟之課預奏古者黜陟擬議於心不泥於法末世不能紀遠而專求密微疑心而信耳目疑耳目而信簡書簡書愈繁官方愈偽魏氏考課即京房之遺意其文可謂至密然失於苛細以違本體故歷代不能通也豈若申唐堯舊制取大捨小去密就簡委任達官各考所統歲第其人言其優劣如此六載

主者總集採案其言六優者超擢六劣者廢免優多劣少者平叙劣多優少者左遷其間所對不鈞品有難易主者固當準量輕重微加降殺不足曲以法盡也其有優劣徇情不協公論者當委監司彈之若令上下公相容過此為清議大類雖

有考課之法亦無益也事竟不行

晉主親耕藉田

三月晉太后王氏殂

晉主居喪一遵古禮既葬有司請除衰服詔曰受終身之愛而無數年之報情所不忍也有司固請詔曰患在不能篤孝勿以毀傷為憂前代禮典質文不同何必限以

近制使達喪闕然乎羣臣請不

夏四月晉太保王祥卒

祥卒門無雜弔之賓其族孫戎歎曰太保當正始

以德掩

秋七月衆星西流如雨而隕

九月晉大水

其言乎

晉揚州都督石苞罷

晉大司馬揚州都督石苞父在密表苞與吳通晉主遣義陽王望帥大軍徵之苞掾孫鑠在許昌聞之或勸鑠無與於禍鑠馳詣壽春勸苞放兵步出都亭待罪晉

主聞之意解苞以公還家

春二月晉以胡烈為秦州刺史

先是鄧

甲降者數萬置雍涼之間與民雜居朝廷恐其久而為患乃分雍涼梁州置秦州以烈素著名西方故使鎮撫

晉青徐兖州大水

晉以羊祜都督荊州軍事

晉主有滅吳之志使祜都督荊州鎮襄陽東莞王佃都督徐州鎮下邳祜綏懷遠近甚得江漢之心與吳

道守書文堂

通鑑綱目卷之六

五

人開布大信降者欲去皆聽之滅戍邏之卒以墾田  
入百餘頃其始至也軍無百日之糧及其季年乃有  
十年之積積在軍常輕裘緩帶身不  
被甲鈴閣之下侍衛不過十數人  
晉錄用故漢名

臣子孫濟陰太守文立言故蜀名臣子孫宜量才叙  
用以慰巴蜀之心傾吳人之望晉主從之詔

曰諸葛亮在蜀盡其心力子瞻臨難死義其孫京宜  
隨才署吏蜀將傳命父子死於其主息著募沒入奚

官宜免為庶人又以立為散騎常侍漢故尚書程瓊  
雅有德業與立深交晉主聞其名以問立對曰臣至

知其人但年垂入十稟性謙退無復當時之望故不  
以上聞耳瓊聞之曰廣休可謂不黨矣此吾所以善

夫人秋九月有星孛于紫宮○冬十月吳左丞相陸

凱卒初何定嘗為大帝給使自表舊人求還內侍吳  
主以為都尉典知醜糶遂專威福吳主信任之

委以衆事凱面責之曰卿見前後事主不忠傾亂國  
政寧有得以壽終者邪宜自改厲不然方見卿有不

測之禍定大恨之凱竭心公家忠懇內發表疏皆指  
事不飾及疾病吳主遣中書令董朝問所欲言凱陳

定不可用奚熙小吏建起浦里田亦不可聽姚信樓  
玄賀邵張悌郭連薛瑩滕修及族弟喜抗或清白忠  
勤或資才卓茂皆社稷之良輔願訪以時務使各盡  
其忠凱尋卒吳主素銜其切直且聞何定之譖徒其  
家建安

庚寅晉泰始六年夏四月吳以陸抗都督諸軍治樂鄉抗

吳主政事多闕上疏曰德均則衆者勝寡力侔則安

者制危此六國所以并於秦西楚所以屈於漢也今

敵之所據廣於秦漢而國家外無連衡之援內無西

楚之疆度政陵遲黎民未又議者徒以長江峻山限

帶封域此乃守國之末事非智者所先也臣每念及

此中夜撫枕臨餐忘食夫事君之義犯而勿欺謹陳  
時宜十七條吳主不納何定使諸將各上御犬二犬  
直縑數十匹纓繼直錢一萬以捕兔供厨吳主以為

忠賜爵列侯抗上疏曰小人不明理道所見既淺雖  
使竭情盡節猶不足任况其姦心素篤而憎愛移易  
哉吳主六月晉胡烈討鮮卑秃髮樹機能敗死不從

辛酉 泰始七年 春正月 晉匈奴右賢王劉猛叛走出塞

○晉豫州刺史石鑿有罪免 鑿坐擊吳軍虛張首級詔曰鑿備大臣吾所取

信而乃下同為詐義得爾乎 吳主大舉兵遊華里不

至而還 吳人刁玄詐增識文云黃旗紫蓋見於東南

華里載太后及後宮數千人 西上行遇大雪兵出

士寒凍殆死皆曰若遇敵便當倒戈 吳主乃還 夏四

月晉涼州胡叛刺史牽弘討之敗死 初大司馬陳騫

烈牽弘皆勇而無謀疆於自用非綏邊之才也將為

國恥晉主以為騫與弘不協而毀之不信也至是烈

既敗死弘討叛胡胡與樹機能攻弘殺 秋七月吳復

之征討連年僅而能定晉主乃悔之 取交趾 吳三攻交趾皆敗沒至是遣陶璜李勗等擊

夷獠州 取之九真日南皆降以璜為交州牧璜討降

境皆平 冬十月朔日食 ○十一月劉猛寇晉并州 ○

壬辰 泰始八年 春正月 匈奴殺劉猛降晉 ○二月 晉太

子衷納妃賈氏 初侍中尚書令賈充自文帝時寵任

寵充為人巧諂與太尉荀勗侍中荀勗越騎校尉馮

統相為黨友朝野惡之晉主問侍中裴楷以方今得

失對曰陛下受命四海承風所以未比德於堯舜者

以賈充之徒尚在朝耳宜引天下賢人與弘政道不

宜示人以私侍中任愷河南尹庾純皆與充不協會

樹機能亂秦雍晉主以為憂愷曰宜得威望重臣有

智略者以鎮撫之晉主曰誰可者愷及純因薦充使

督秦涼諸軍充患之問計於勗勗曰是行也辭之實

難獨有結婚太子可不辭而自留矣晉主初欲為太

子娶衛瓘女充妻郭槐賈后左右使后說納其女

晉主曰衛公女有五可賈公女有五不可衛氏種賢

而多子美而長白賈氏種妬而少子醜而短黑后固

以為請至是勗又與顛統皆稱充女絕美且有才德

晉主遂從之留充復居舊任賈妃年十五長太子二

晉安公 諡曰 思

晉書 卷之六 晉書 卷之六

歲姤忌多權詐  
晉太宰安平王孚卒  
孚性忠慎宣帝

太子嬖而畏之  
晉太宰安平王孚卒  
執政常自退損

後逢廢立之際  
未嘗預謀及晉主  
即位思禮尤重元

會詔孚乘輿上殿  
晉主於階迎拜既  
坐親奉觴上

壽如家人禮孚雖  
見尊寵常有憂色  
臨終遺令曰有

魏真士河內司馬  
孚字叔達不伊不  
周不夷不惠立

身行道終始若一  
當衣以時服斂以  
素棺卒年九十

三謚曰獻詔賜東  
園温明祕器其家  
遵遺旨一不施

用晉散騎常侍鄭  
徽以罪免論事陶  
爭辯不已徽請

罪之晉主曰忠讜  
之言惟患夏晉益  
州殺其刺史廣

不聞徽越職妄奏  
可免其官夏晉益  
州殺其刺史廣

漢太守王濬討平  
之以濬為益州刺  
史時汶山白馬

益州刺史皇甫晏  
欲討之從事何旅  
諫曰胡夷相殘

未為大患盛夏出  
軍必有疾疫不聽  
牙門張弘作亂

殺晏兵曹從事楊  
倉勒兵戰死弘遂  
誣晏欲反傳首

京師主簿何攀方  
居毋喪聞之詣洛  
證晏不反廣漢

主簿李毅言於太  
守王濬曰廣漢與  
成都密邇而統

於梁州者朝廷欲  
以制益州之衿領  
正防今日之變

宜即時赴討不可  
失也濬欲先上請  
毅曰殺主之賊

為惡尤大當不拘  
常制何請之有濬  
乃發兵討弘斬

之詔以濬為益州  
刺史初濬為羊祜  
參軍祜深知之

或曰濬為人所志  
大奢侈不可專任  
祜曰濬有大才將

以濟其所欲必可  
用也濬至益州明  
立威信蠻夷歸

附俄遷大司農時  
晉主與羊祜謀伐  
吳祜以為宜藉

上流之執密表留  
濬加龍驤將軍監  
梁益軍詔使罷

屯田兵大作舟艦  
別駕何攀曰屯兵  
五六百人作船

不能猝辦後者未  
成濬欲先上須報  
攀曰朝廷猝聞召

萬人造之歲終不  
可成濬欲先上須  
報攀曰朝廷猝聞

止濬從之令攀典  
造於是作大艦長  
百二十步受二

千餘人以木為城  
起樓櫓開四出門  
其上可馳馬往

來時作船木梯蔽  
江而下吳建平太  
守吾彥取以白

吳主曰晉必有攻  
吳之計宜增建平  
兵以塞其衝吳

主不從彥乃為鐵  
鎖橫斷江路濬雖  
受中制募兵而

無虎符廣漢太守  
張敷收濬從事列  
上晉主召敷還

責曰何不密啓而  
便收從事敷曰蜀  
漢絕遠劉備嘗

用之矣輒收臣猶  
秋七月晉以賈充  
為司空充與侍

以為輕晉主善之  
猶秋七月晉以賈  
充為司空充與侍

道守居文堂  
通鑑綱目卷之

皆為晉主所寵任充欲專名執而忌愷於是朝士各有朋黨晉主召充愷宴而謂之曰朝廷宜壹大臣當和充愷拜謝既而以晉主知而不責愈無所憚外相崇重內怨益深充乃薦愷出為吏部尚書而與荀勗馮統共諧之愷由是得罪廢於家

九月吳步闡據西陵叛降晉在西陵至是吳主徵之闡自以失職且懼有讒遂據城降晉

冬十月朔日食○十一

月吳陸抗拔西陵誅步闡晉羊祜等救之不及吳陸

步闡叛急遣將軍吾彥討之而晉遣荊州刺史楊肇迎闡羊祜出江陵徐胤擊建平以救之抗勅西陵諸軍築嚴圍自赤谿至于故市內以圍闡外禦晉兵晝夜催切衆甚苦之諸將諫曰今宜乘銳攻闡何事於圍以敝士民之力抗曰此城執固糧足凡備禦之具皆抗宿規今反攻之不可猝拔北兵至而無備表裏受難何以禦之諸將請不已抗欲服衆心聽令一攻果無利圍始合而祜兵五萬至江陵諸將咸以抗不宜上抗曰江陵城固兵足無可憂者假令敵得之必不能守所損者小若晉據西陵則南山羣夷皆動其

患不可量也乃帥衆赴西陵初抗於江陵北作大堰遇水以絕寇叛祜欲因水運糧而揚聲將破堰以通步軍抗聞即決之諸將皆惑屢諫不聽祜至當陽聞堰敗乃以車運大費功力十一月肇至西陵抗自將憑圍對之都督俞贊亡請肇抗曰贊舊吏知吾虛實吾常慮夷兵素不簡練若敵攻圍必先此處即夜易夷兵以精兵守之明日肇果攻故夷兵處衆敗夜遁抗欲追之而慮闡伺間兵不足分於是但鳴鼓若將追者肇衆兇懼悉解甲挺走抗使輕兵躡之肇又大敗祜等皆引軍還抗遂拔西陵誅闡及同謀將吏數十人皆夷三族東還樂鄉貌無矜色吳主既克西陵志益張大使術士尚廣筮取天下對曰吉庚子歲青蓋當入洛陽吳主喜不修德政專為兼并之計祜歸自江陵務修德信以懷吳人每交兵刻日方戰不為掩襲之計將帥有欲進譎計者輒飲以醇酒使不得言軍行吳境刈穀為糧皆計所侵送絹償之每遊獵常止晉地所得禽獸或先為吳人所傷者皆送還之於是吳邊人皆悅服祜與陸抗對境使命常通抗遺祜酒祜飲之不疑抗疾祜與之成藥抗即服之人多諫抗抗曰豈有酖人羊叔子哉抗告其邊戍曰彼專

為德我專為暴是不戰而自服各保分界而已無求  
 細利吳主聞而責之抗曰一邑一鄉不可以無信義  
 況大國乎臣不如此適足彰彼之德於枯無傷也吳  
 主用諸將謀數侵盜晉邊抗上疏曰今不務力農富  
 國審官任能明黜陟慎刑賞訓諸司以德撫百姓以  
 仁而聽諸將將徇名窮兵黷武動費萬計士卒凋瘵寇  
 不為衰而我已大病矣爭帝王之資而昧十百之利  
 此人臣之姦便非國家之良策也昔齊魯三戰魯人  
 再克而亡不旋踵况今克獲不補所喪哉吳主不從  
 抗不附結中朝權貴苟勗焉統之徒皆惡之從甥王  
 衍嘗詣陳事辭甚清辯枯不然之衍拂衣去枯顧謂  
 客曰王夷甫方當以盛名處大位然敗俗傷化必此  
 人也及攻江陵枯以軍法將斬王戎衍戎之從弟晉  
 也故皆憾之時人為之語曰二王當國羊公無德晉  
 免其國子祭酒庾純官尋復用之賈充與朝士宴河  
 南尹庾純醉與充  
 爭言充曰父老不歸養卿為無天地純曰高貴鄉公  
 何在充慙怒上表解職純亦自劾詔免純官仍下五  
 府正其臧否石苞以純榮宦忘親當除名齊王吳殺  
 攸以為純於禮律未有違者詔復以純為祭酒

其丞相萬或將軍留平大司農樓玄

吳主之遊華里也萬或與將軍

留平密謀曰若至華里不歸社稷事重不得不自還  
 吳主頗聞之因會以毒酒飲或及平不死或自殺平  
 憂懣而卒初或請選忠清之士以補近職吳主以樓  
 玄為宮下鎮主殿中事玄正身帥眾奉法而行應對  
 切直吳主寢不悅中書令賀邵諫曰臣聞興國之君  
 樂聞其過荒亂之主樂聞其譽聞其過者過日消而  
 福臻聞其譽者譽日損而禍至陛下嚴刑法以禁直  
 辭黜善士以逆諫口杯酒造次死生不保是以正士  
 推方庸臣苟媚人執反理之評士吐詭道之論遂使  
 仕者以退為幸居者以出為福非所以保洪緒也何  
 定妄典事役發江邊戍兵以驅糜鹿老弱飢寒大小  
 怨歎傳曰國之興也視民如赤子其亡也以民為草  
 芥今法禁轉苛賦調益繁呼嗟之聲感傷和氣且國  
 無一年之儲家無經月之蓄而後宮坐食萬有餘人  
 北敵注目伺國盛衰長江之限不可久恃苟不能守  
 一葦可航也願陛下豐基疆本割情從道則聖祖之  
 祚隆矣吳主深恨之於是左右誣玄與邵  
 謗訕政事俱被詰責徙玄於交趾竟殺之

巴癸

晉泰始九年夏四月朔日食○晉以鄧艾孫朗為郎

中初鄧艾之死人皆寃之而無為之辨者及晉主即

功名已成七十老公復何所求正以劉禪初降遠郡

未附矯令承制權安社稷鍾會有悖逆之心畏艾威

名因其疑似構成其事艾被詔書即束身就縛誠知

奉見先帝必無當死之理也會受誅之後艾將吏愚

腹背自共追艾解其囚執艾在困地未嘗與謀而獨受

定謚則艾死無所恨而天下徇名之士思立功之臣

必投湯火樂為陛下死矣晉主善其言而未從也

至是問給事中樊建以諸葛亮之治蜀曰吾獨不得

如亮者而臣之平建稽首曰陛下知鄧艾之寃而不

能直雖得亮得無如焉唐之言乎晉吳殺其侍中韋

昭吳人多言祥瑞者吳主以問昭昭曰此家人筐篋

不登帝位當為傳吳主不悅昭求去不聽吳主飲羣

臣酒不問能否幸以七升為限至昭獨以茶代後更

見強又酒後常使侍臣嘲弄公卿發摘私短以

為歡昭但難問經義而已吳主積怒遂誅之

月朔日食○晉選公卿女備六宮晉主詔選公卿以

匿者以不敬論采擇未畢權禁天下嫁娶公卿女中

選者為三夫人九嬪二千石將校女補良人以下

九月吳殺其司市陳聲吳主愛姬遣人至市奪民物

燒鋸斷聲頭投其身於四望之下

午

晉泰始十年春正月日食○晉詔自今不得以妾媵

為正嫡晉主以近世多由內寵以登三月日食○晉

取良家女入宮詔又取良家及小將吏女五千餘人

外吳殺其章安侯奮吳民間訛言奮當為天子秋七月

晉后楊氏殂初晉主以太子不慧恐不堪為嗣常密

通鑑綱目卷六

通鑑綱目卷六

三

宋



也疾篤恐晉主更立后以危太子泣而言曰叔父駿女芷有德色願以備六宮晉主許之既葬晉主及羣臣除喪博士陳達議以為今時所行漢帝權制太子無國事自宜終服尚書杜預曰古者天子諸侯三年之喪始同齊斬既葬除服諒闇以居心喪終制故周公不言高宗服喪三年而云諒闇此服心喪之文也叔向不譏景王除喪而譏其宴樂已早明既葬應除而違諒闇之節也君子之於禮存諸內而已禮非玉帛之謂喪豈衰麻之謂乎太子出則撫軍守則監國不為無事宜卒哭除衰麻而以諒闇終三年晉主從之司馬公曰規矩主於方圓然甯工無規矩則方圓不可得而制也衰麻主於哀戚然庸人無衰麻則哀戚不可得而勉也杜預巧飾經傳以附人情

**晉以山**  
辯則辯矣然不若陳達之言質略而敦實也

**濤為吏部尚書**  
濤典選十餘年每一官缺輒擇才資顯奏之晉主所用或非舉首眾以濤輕重任意為言晉主益親愛之濤甄拔人物各為題目而奏之時稱

**山公**  
啓事

**晉以嵇紹為秘書丞**  
紹康之子也以父得罪屏居私門至是山濤薦徵之

紹欲辭不就濤謂之曰為君思之矣天地四時猶有消息況於人乎紹乃應命初東關之敗文帝問寮屬曰近日之事誰任其咎安東司馬王儀對曰責在元帥文帝怒曰司馬欲委罪於孤邪斬之儀子哀痛父非命隱居教授三徵七辟皆不就未嘗西向而坐廬於墓側旦夕攀柏悲號涕淚著樹樹為之枯讀詩至哀哀父母生我劬勞未嘗不三復流涕門人為之廢蓼莪家貧計口而田度身而蠶人或饋之不受助之不聽諸生密為刈麥哀輒棄之遂不仕而終司馬公曰昔舜誅鯀而禹事舜不敢廢至公也稽康王儀死皆不以其罪二子不仕晉室可也稽紹

**吳大司馬**  
苟無蕩陰之忠殆不免於君子之機乎

**荆州牧陸抗卒**  
抗疾病上疏曰西陵建平國之蕃表星犇電邁非可恃援他部以救倒懸此乃社稷安危之機也臣文遜昔上言西陵國之西門雖云易守亦復易失若有不守非但失一郡荆州非吳有也如其有虞當傾國爭之今臣所統見兵財有數萬贏蔽日父難以待變臣以為諸王幼冲無用兵馬及黃門宦官開立占募之人乞特詔簡閱以補疆場受敵常處

使臣所部足滿八萬并力備禦庶幾無虞臣死之後  
 乞以西方為屬及卒吳主使其子晏景玄機雲分將  
 其兵機雲皆善屬文名重於世初周魴之子處膺力  
 絕人不修細行鄉里患之處嘗問父老曰今時和歲  
 豐而人不樂何邪父老嘆曰三害不除何樂之有處  
 曰何謂也曰南山白額虎長橋蛟并子為三矣處曰  
 若所患止此吾能除之乃射虎殺蛟遂從機雲  
 受學篤志讀書砥節礪行比及暮年州府交辟  
 河橋為杜預以孟津渡險請建河橋於富平津議者以  
 預固請為之及橋成晉主從百僚臨會舉觴屬預曰  
 非君此橋不立對曰非陛下之明臣亦無所施其巧  
 晉邵陵公曹芳卒謚曰厲初芳之廢也太宰中郎陳  
 疾陽狂不言寢所乘車足不履地子孫有婚宦大事  
 輒密諮焉合者則色不變不合則眠寢不安子喬等  
 侍疾家庭足不出邑里及晉代魏詔以二千石祿養  
 病加賜帛百匹喬以父疾篤辭不敢受粲不言凡三  
 十六年年八十四吳比三年大疫  
 終於所寢之車

乙未

晉咸寧元年春正月吳殺其中書令賀邵邵中風不  
 能言吳主

疑其詐收掠千數卒無一語乃夏六月索頭遣子入  
 燒歸其頭徙其家於臨海

貢於晉索頭拓跋力微復遣其子沙漠汗入貢于晉  
 將還幽州刺史衛瓘表留之又密賂其諸部

大人離秋七月晦日食○冬晉追尊祖宗廟宣帝為  
 高祖景

帝為世宗文晉大疫

丙申

晉咸寧二年春晉徙河南尹夏侯和為光祿勳晉主  
 得疾

甚劇及愈羣臣上壽詔曰每念疫死者為之愴然豈  
 以一身之休息而忘百姓邪諸上禮者皆絕之初文

帝臨終為晉主叙淮南王陳思王事而泣執齊王依  
 手以授之太后臨終亦流涕謂晉主曰挑符性急而

汝為兄不慈恐不能相容以是屬汝勿忘我言及是  
 疾甚朝野皆屬意於攸攸妃賈充長女也河南尹夏

侯和謂充曰卿二壻親踈等耳立人當立德充不答  
 攸素惡荀勗馮統傾諂至是勗使統說晉主曰陛下

前日疾苦不愈齊王為公卿百姓所歸太子雖欲高讓其得免乎宜遣還藩鎮晉主陰納之乃徙和為光祿勳奪充兵權

### 秋八月吳臨平湖開石印封發

或言

於吳主曰臨平湖自漢末歲塞長老言湖塞天下亂湖開天下平近者無故忽開此天下當太平青蓋入洛之祥也吳主以問都尉陳訓對曰臣止能望氣不能達湖之開塞退而告其友曰青蓋入洛者銜璧之事也初吳人掘地得銀尺上有刻文吳主因改元天無至是或獻小石刻皇帝字又改元天璽八月歷陽長又上言歷陽山石印封發俗謂當太平吳主遣使者祠之使者作高梯登其上以朱書石還以聞吳主大喜封其山為王又

### 吳殺其郡守張詠車浚尚書熊

睦詠為湘東太守不出筭緡吳主斬之徇首諸郡浚為會稽太守公清有政績值郡旱饑表求振貸吳主以為收私恩遣使梟首睦微有所

### 冬十月晉加羊

### 祜征南大將軍

祜上疏請伐吳曰期運雖天所授而功業必因人而成不一大舉掃滅則

兵役無時得息也夫謀之雖多決之欲獨凡以險阻得全者謂其執均力敵耳若輕重不齊疆弱異執雖有險阻不可保也蜀之為國皆云一夫荷戟千人莫當及進兵之日曾無藩籬之限乘勝席卷徑至成都漢中諸城皆鳥棲而不敢出誠以力不足以相抗也今江淮之險不如劔閣孫皓之暴過於劉禪吳人之困甚於巴蜀而大晉兵力盛於往時而不於此際平一四海而更阻兵相守使天下困於征伐經歷盛衰不可長久也今若引梁益之兵水陸俱下荆楚之衆進臨江陵平南豫州直指夏口徐揚青兗並會秣陵以一隅之吳當天下之衆執分形散所備皆急一處傾壞則上下震蕩雖有智者不能為吳謀矣吳緣江為國東西數千里所敵者大無有寧息孫皓恣虐將疑士困平日猶懷去就兵臨必有應者兼其俗急速不能持久弓弩戟楯不如中國唯有水戰是其所便一入其境則長江非復所保還趣城池去長入短非吾敵也晉主深納之議者多有不同賈充荀勗馮統尤以為不可祜嘆曰天下不如意事十常居七八天與不取豈非更事者恨於後時哉唯杜預

### 晉立后楊

氏以后父駿為車騎將軍晉主初聘后后叔父珽上表曰自古一門二后未有能全其宗者乞藏此表於宗廟異日得以免禍晉主許之竟立后而以駿為將軍封侯尚書褚詵郭奔皆表駿小器不可任社稷之重晉主不從駿驕傲自得鎮軍胡奮謂曰卿侍女更益豪邪歷觀前世與天家婚未有不滅門者但早晚事耳

**丁酉**

咸寧三年

春正月朔日食○三月晉討樹機能破

之降諸胡二十萬口○秋七月有星孛于紫宮○晉

詔遣諸王就國封功臣為公侯

衛將軍楊珽等建議以為古者封建諸侯

所以藩衛王室今諸王公皆在京師非扞城之義又異姓諸將居邊宜參以親戚晉主乃詔諸王各以戶邑多少為三等大國置三軍五千人次國二軍三千人小國一軍一千一百人諸王為都督者各徙其國使相近八月徙亮為汝南王督豫州倫為趙王督鄴城輔為太原王監并州佑在徐州徙封琅邪駿在關

中徙封扶風又徙顒為河間王東為南陽王其無官者皆遣就國諸王公戀京師皆涕泣而去又封皇子瑋允該遐皆為王其異姓之臣有大功者皆封郡公郡侯○羊祜封南城郡侯固辭不受祜每拜官爵多避讓至心素著故特見申於分列之外歷事二世職典樞要凡謀議皆焚其草世莫得聞所進達之人皆不知所由常曰拜官公朝謝恩私門吾所不取也

襲晉江夏汝南大略而還

吳人襲晉江夏汝南略千餘家晉主遣侍臣詰羊祜

不追討之意并欲移荆州祜曰江夏去襄陽八百里比知賊問去已經日步軍安能追之勞師以免責非臣志也昔魏武帝置都督類皆與州相近以兵執好合惡離故也疆場之間一彼一此慎守而已若輒徙州賊出無常亦未  
**吳司直中郎將張俶伏誅**  
吳主以知州之所宜據也  
諸白甚見寵任俶表置彈射二十人專糾司不法於是吏民各以愛憎互相告訐獄犴盈溢至是俶姦利事發車裂之  
**索頭拓跋力微死**  
衛瓘遣拓跋沙漠汗歸國諸部大人共諧而殺之力

徵以憂卒時年一百四子悉祿立其國遂衰初幽并  
二州皆與鮮卑接東有務桓西有力微多為邊患  
密以計間之務桓降而力微死  
朝廷嘉權功封其弟為亭侯

戊戌 咸寧四年 春正月朔日食 ○夏六月晉羊祜入朝

祜以病求入朝既至晉主命乘輦入殿不拜而坐祜  
面陳伐吳之計晉主善之以祜病不宜數入更遣張  
華就問籌策祜曰孫皓暴虐已甚於今可不戰而克  
若皓沒更立令主雖有百萬之衆長江未可窺也華  
深然之祜曰成吾志者子也晉主欲使祜卧護諸軍  
祜曰取吳不必臣行但既平之後當勞聖慮耳功名  
之際臣不敢居若事了當 秋晉大水螟 詔以水災問  
有所付授願審擇其人也 百姓杜預上疏以為今者水災東南尤劇宜勅充豫  
等州留漢氏舊陂以蓄水餘皆決瀝令饑者得魚菜  
螺蚌之饒此目下日給之益也水去之後填淤之田  
畝收數鍾此又明年之益也典牧種牛有四萬五千  
餘頭可給民使耕種責其租稅此又數年以後之益  
也晉主從之民賴其利預在尚書七年損益庶政不

可勝數時人謂之杜武 吳殺其中書令張尚 吳主忌

尚為人辯捷談論每出其表吳主積以致恨後問孤  
飲酒可以方誰尚曰陛下有百觴之量吳主曰尚知  
孔丘不王而以孤 冬晉以衛瓘為尚書令 是時朝野

昏愚不堪為嗣瓘欲啓而不敢會侍宴凌雲臺瓘陽  
醉晚晉主前欲言而止者三因以手撫床曰此座可  
惜晉主意悟因謬曰公真大醉邪遂悉召東宮官宴

而密封尚書疑事令太子決之賈妃大懼倩外人代  
對多引古義給使張泓曰太子不學陛下所知不如  
直以意對妃喜謂泓曰便與我好答富貴與汝共之

大即具草令太子自寫晉主省之甚悅先以示瓘瓘  
衛瓘老奴 吳人大佃皖城晉人攻破之 吳人大佃皖  
幾破汝家 吳人大佃皖城晉人攻破之 城謀寇晉邊

晉都督揚州軍事王渾遣兵攻破之斬首五千級焚  
其積穀百八十餘萬斛踐稻苗四千餘頃毀船六百  
艘十一月晉詔毋得獻奇技異服 晉太醫司馬程據  
獻雉頭裘晉主焚

之於殿前晉以杜預為鎮南大將軍督荊州軍事鉅  
 因有是詔平侯羊祜卒祜遺令不得以南城侯印入樞晉主曰  
 祜固讓歷年身沒讓存今聽復本封以彰高美諡曰  
 成南州民間祜卒罷市巷哭吳守邊將士亦為之泣  
 祜好遊峴山襄陽人建碑立廟於其地歲時祭祀望  
 其碑者無不流涕因謂之墮淚碑預至鎮簡精銳襲  
 吳西陵督張政大破之政吳之名將也耻敗不以實  
 告吳主預欲問之乃表還其所獲吳主果召政還遣  
 留憲晉司空何曾卒曾厚自奉養過於人主司隸劉  
 代之晉司空何曾卒秦秀議曰曾驕侈過度名被九域若生極其情死又  
 無貶王公貴人復何畏哉謹按諡法名與實爽曰繆  
 怙亂肆行曰醜宜諡繆晉清泉侯傅玄卒玄性峻急  
 醜公晉主策諡曰孝有奏劾或值日暮捧白簡整簪帶踈踊不寐坐而待  
 旦由是貴游震懼臺閣生風卒諡曰剛玄與尚書左  
 丞崔洪善洪亦清厲骨鯁好面折  
 人過而退無後言人以是重之

巳晉咸寧五年春正月樹機能陷晉涼州晉遣將軍馬

隆討之初樹機能父為邊患僕射李憺請發兵討之

州晉主臨朝而嘆曰誰能為我討此虜者司馬督馬

隆進曰陛下能任臣臣能平之晉主曰必能平賊何

為不任顧方略何如耳隆曰臣願募勇士三千人無

問所從來帥之以西虜不足平也晉主許之以為討

虜將軍武威太守隆募能引弓四鈞挽弩九石者取

之立標簡試自旦至日中得三千五百人隆曰足矣

又請自至武庫選仗御史劾之晉主晉以匈奴劉淵

為左部帥淵豹之子也幼而儁異師事上黨崔游博

絳灌無文隨陸遇高帝而不能建封侯之業絳灌遇  
 文帝而不能興庠序之教豈不惜哉於是兼學武事  
 及長猿臂善射膂力過人姿貌魁偉為任子在洛陽  
 王渾及其子濟皆重之屢薦於晉主晉主召與語悅  
 之濟曰淵有文武長才陛下任以東南之事吳不足  
 平也孔恂揚眺曰非我族類其心必異淵才器誠少

比然不可重任也及涼州覆沒晉主問將於李憲對曰陛下誠能發匈奴五部之衆假淵一將軍之號使將之而西樹機能之首可指日而梟也恂曰淵果梟樹機能則涼州之患方更深耳晉主乃止東萊王彌家世二千石彌有學術勇略善騎射青州人謂之飛豹然喜任俠處士陳留董養見而謂之曰君好亂樂禍若天下有事不作士大夫矣淵與彌友善謂彌曰王李以鄉曲見知每相稱薦適足為吾患耳因歔歔流涕齊王攸聞之言於晉主曰陛下不除劉淵臣恐并州不得久安王渾曰大晉方以信懷殊俗奈何以無形之疑殺人侍子乎何德度之不弘也晉主然之會豹卒以淵代為左部帥冬十一月晉大舉兵分道伐吳吳主每宴羣臣咸令沈醉又置黃闕失或剥人面或鑿人眼由是上下離心莫為盡力王濬上疏曰孫皓荒淫凶逆宜速征伐若皓死更立賢王則強敵也臣作船七年且有朽敗臣年七十死亡無日三者一乖則難圖矣願陛下無失事機晉主於是決意伐吳會王渾言孫皓欲北上邊戍皆戒嚴乃更議明年出師杜預上表曰賊之窮計力不兩完

必保夏口以東少延視息無緣多兵西上而陛下過聽便用委棄大計縱敵患生誠可惜也向使舉而有敗勿舉可也今有萬安之舉無傾敗之慮臣心實了不敢以曖昧之見自取後累惟陛下察之旬月未報預復表言羊祜不博謀而與陛下計故今朝臣多異同之議凡事當以利害相校今此舉之利十有八九而其害止於無功耳必使朝臣言破敗之形亦不可得直是以計不出已功不在身亦由恃恩不慮後患而輕相同異耳自秋已來討賊之形頗露今若又中止孫皓怖而生計徙都武昌完修江南諸城遠其居方與張華圍碁預表適至華推枰斂手曰陛下聖武國富兵彊吳主淫虐誅殺賢能今計之可不勞而定願勿以為疑晉主乃許之以華為度支尚書量計運漕賈充荀勗馮紆固爭之晉主大怒充免冠謝罪山濤退而告人曰自非聖人外寧必有內憂今釋吳為外懼豈非筭乎十一月遣將軍琅邪王佃出涂中王渾出江西王戎出武昌胡奮出夏口杜預出江陵王濬巴東監軍唐彬下巴蜀東西凡二十餘萬命賈充為使持節假黃鉞大都督以冠軍楊濟副之充固陳

伐吳不利且言衰老不堪元帥之任詔曰君若不行  
吾便自出充乃受命將中軍屯襄陽為諸軍節度

十二月晉馬隆破樹機能斬之涼州平馬隆西度溫

以眾數萬據險拒之隆以山路陘隘乃作扁箱車為

木屋施於車上轉戰而前行千餘里殺傷甚眾自隆

之西音問斷絕朝廷憂之或謂已及及隆使至晉主

撫掌歡笑召羣臣謂曰若從諸卿言無涼州矣隆至

武威鮮卑大人帥萬餘落來降隆

與樹機能大戰斬之涼州遂平

晉詔議省員吏

朝臣以政之損益司徒長史傅咸上書以為公私不

足由設官太多當今之急在并官省役務農而已遂

議省州郡縣半吏以赴農功中書監荀勗以為省吏

不如省官省官不如省事省事不如清心昔蕭曹相

漢載其清靜民以寧一所謂清心也抑浮說簡文案

略細苛宥小失變常以徼利者必誅所謂省事也以

九寺併尚書蘭臺付三府所謂省官也若直作大例

天下之吏悉省其半恐郡國職業劇易不同不可以

一槩施之若有曠闕皆須更復

或激而滋繁亦不可不重也

通鑑綱目第十六

起庚子晉武帝太康元年凡二十五年

盡甲子晉惠帝永興元年

晉世祖武皇帝太康元年春諸軍並進吳丞相張悌

### 資治通鑑綱目第十七

起庚子晉武帝太康元年凡二十五年  
盡甲子晉惠帝永興元年

迎戰死之三月龍驤將軍王濬以舟師入石頭吳主

皓出降正月王渾出橫江所向皆克二月王濬唐彬

鐵鎖橫截之又作鐵錐長丈餘暗置江中逆拒舟艦

濬作大筏數十方百餘步縛草為人披甲持杖令善

水者以筏先行遇鐵錐輒著筏而去又作大炬長

十餘丈大數十圍灌以麻油在船前遇鎖然炬燒之

須臾融液斷絕於是船無所礙遂克西陵荆門夷道

杜預遣牙門周旨等帥奇兵八百夜渡江襲樂鄉多

張旗幟起火巴山吳都督孫歆懼與江陵督伍延書  
曰北來諸軍乃飛渡江也旨等伏兵城外歆遣軍出  
拒王濬大敗而歸伏兵隨入虜歆而還濬擊殺吳水  
軍都督陸景預進克江陵斬吳將伍延於是沅湘以



南接于交廣州郡皆望風送印綬預杖節稱詔而撫  
 之詔濬與胡奮王戎共平夏口武昌順流長騫直造  
 秣陵預當鎮靜零桂懷輯衡陽預遂分兵益濬戎遣  
 羅尚與濬合攻武昌降之預與眾軍會議或曰百年  
 之寇未可盡克方春水生難於久駐宜俟來冬更為  
 大舉預曰昔樂毅藉濟西一戰以并彊齊今兵威已  
 振譬如破竹數節之後皆迎刃而解無復著手處也  
 遂指授羣帥方略徑造建業吳丞相張悌督沈瑩諸  
 葛靚帥眾至牛渚瑩曰上流諸軍素無戒備晉水軍  
 必至此宜畜力以待之若幸而勝江西自清今渡江  
 與戰不幸而敗則大事去矣悌曰吳之將亡賢愚所  
 知及今渡江猶可決戰若其敗喪同死社稷無所復  
 恨若其克捷兵執萬倍乘勝迎之不憂不破若坐待  
 蜀兵之至恐上眾散盡君臣俱降無復一人死難者  
 不亦辱乎三月渡江與晉揚州刺史周浚戰大敗于  
 板橋靚欲遁去使迎悌悌不肯靚自往牽之曰存亡  
 自有大數非卿一人所支奈何故自取死悌垂涕曰  
 仲思今日是我死日也且我為兒童時便為卿家丞  
 相所識拔常恐不得其死負名賢知顧今以身徇社  
 稷復何道邪靚流涕而去悌遂為晉兵所殺并斬瑩

等吳人大震初詔王濬下建平受杜預節度至建業  
 受王渾節度濬至西陵預曰濬已得建平則順流長  
 驅威名已著不宜受制於我遂與書曰足下既摧其  
 西藩便當徑取建業討累世之逋寇釋吳人於塗炭  
 振旅還都亦曠世一事也濬大悅表呈預書及張悌  
 敗死揚州別駕何惲謂刺史周浚宜速渡江直指建  
 業濬使白王渾惲曰渾聞於事機而欲慎已免咎必  
 不我從浚固使之渾果曰受詔但屯江北不使輕進  
 今者違命勝不足多若其不勝為罪已重且詔令龍  
 驤受我節度但當具君舟楫一時俱濟耳惲曰龍驤  
 克萬里之寇以既成之功來受節度未之聞也且明  
 公為上將見可而進豈一一須詔令乎渾不聽濬自  
 武昌順流而下吳主遣將軍張象帥舟師萬人禦之  
 望旗而降吳人大懼吳主之嬖臣岑昏以傾險諛佞  
 致位九列好興功役為眾患苦至是殿中數百人請  
 於吳主曰北軍日近而兵不舉刃將如之何吳主曰  
 何故對曰正坐昏耳吳主曰若爾當以奴謝百姓  
 眾共收昏屠之吳陶濬謂吳主曰蜀船皆小今當得  
 二萬兵乘大船以戰自足破之於是合眾授濬節鉞  
 未發而潰時琅邪王佃亦臨近境吳主分遣使者奉

書渾濬請降而送璽綬於他濬舟師過三山渾遣信  
要與論事濬舉帆直指建業報曰風利不得泊也是  
日濬戎卒入萬方舟百里鼓譟入于石頭吳主皓面  
縛輿櫬詣軍門降濬解縛焚櫬收其圖籍克州四郡  
四十三戶五十二萬三千兵二十三萬○朝廷聞吳  
已平羣臣皆賀上壽帝執爵流涕曰此羊太傅之功  
也票騎將軍孫秀不賀南面流涕曰昔討逆弱冠以  
一校尉創業今後主舉江南而棄之悠悠蒼天此何  
人哉○吳之未下也大臣皆以為未可輕進獨張華  
堅執以為必克賈充上表稱吳地未可悉定方夏江  
淮下濕疾疫必起宜召軍還以為後圖雖腰斬張華  
不足以謝天下帝曰此是吾意華但與吾同耳杜預  
聞充奏乞罷兵馳表固爭使至輟轅而夏四月賜孫  
吳已降充懣懼詣闕請罪帝撫而不問

### 皓爵歸命侯遣使行荆揚除吳苛政

賜孫皓爵歸命侯遣使分詣荆

揚撫慰牧守已下除其苛政吳人大悅○王濬之東  
下也吳城戍皆望風款附獨建平太守吾彥嬰城不  
下聞吳亡乃降帝以為金城太守○五月皓至泥頭  
面縛詣東陽門詔遣謁者解縛賜以衣服車乘拜其

子弟為郎吳之舊望隨才擢叙孫氏將吏渡江者復  
十年百姓復二十年帝臨軒大會引見皓謂曰朕設  
此座以待卿久矣皓曰臣於南方亦設此座以待陛  
下賈充謂皓曰聞君在南方鑿人目剝人面此何等  
刑也皓曰人臣有弒其君及姦回不忠者則加此刑  
耳充默然甚愧帝從容問散騎常侍薛瑩皓所以亡  
對曰皓昵近小人刑罰放濫大臣諸將人不自保此  
其所以亡也他日又問吾彥對曰吳主英俊宰輔賢  
明帝笑曰若是何故亡彥曰天祿永終歷數有屬故  
為陛下禽耳帝善之諸葛靚逃竄不出帝與之有舊  
知其下姊琅邪王妃家因就見焉靚逃于廁帝逼見  
之靚流涕曰臣不能漆身皮面復見聖顏誠為慙恨  
詔以為侍中固辭不拜歸于封拜平吳功臣王濬之  
鄉里終身不向朝廷而坐

### 封拜平吳功臣

王濬之入建業

也其明日王濬乃濟江以濬不待已意甚愧忿將文  
濬濬參軍何攀勸濬送皓與渾由是事得解何憚與  
周浚使諫止渾濬不納表濬違詔不受節度渾子  
濟尚宮主宗黨彊盛有司請檻車徵濬帝弗許但以  
詔書責之濬上書曰臣前被詔書直造秣陵以十五  
日至三山渾出北岸遣書邀臣臣水軍風發無緣迴

船及以日中至秣陵暮乃被渾所下當受節度之符  
欲令明日還圍石頭又索諸軍人名定見臣以為結  
已來降無緣空圍石頭又兵人定見亦非當今之急  
不可承用非敢忽棄明制也事君之道苟利社稷死  
生以之若顧嫌避咎此人臣不忠之利非明主社稷  
之福也渾又騰周浚書云濬燒皓宮得其寶物濬復  
表曰夫犯上干主其罪可救乖忤貴臣禍在不測孫  
皓方圖降首左右已劫其財物放火燒宮臣至乃救  
止之周浚先入皓宮王渾先登皓舟及臣後入乃無  
席可坐若有遺寶則渾浚已先得之矣今年平吳誠  
為大慶於臣之身更受咎累濬至京師有司奏濬違  
詔大不敬請付廷尉不許渾濬爭功不已帝命廷尉  
劉頌校其事以渾為上功濬為中功帝以頌折法失  
理左遷京兆太守乃詔增賈充及渾邑八千戶進渾  
爵為公以濬為輔國大將軍與杜預王戎皆封縣侯  
諸將賞賜有差策告羊祜廟封其夫人為萬歲鄉君  
食邑五千戶濬自以功大而為渾父子黨與所抑每  
進見陳說或不勝忿憤徑出不辭益州護軍范通謂  
曰卿功則美矣然恨所以居美者未盡善也卿旋旆  
之日角巾私第口不言平吳之事若有問者輒曰聖

上之德羣帥之功老夫何力之有此蘭生所以屈廉  
頗也濬曰吾始懲鄧艾之禍不得無言其終不能遣  
諸胷中是吾福也時人咸以濬功重報輕為之憤邑  
博士秦秀等上表訟之帝乃遷濬鎮軍大將軍渾嘗  
請濬濬嚴設備衛然後見之杜預還襄陽以為天下  
雖安忘戰必危乃勤於講武申嚴戍守又引泚清水  
以浸田萬餘頃開揚口通零桂之漕公私賴之預身  
不跨馬射不穿札而用兵制勝諸將莫及在鎮數餉  
遺洛中貴要或問其故預曰冬十月尚書胡威卒尚書  
嘗諫時政之寬帝曰尚書郎以下吾無所假借威曰  
臣之所陳豈在丞郎令史正謂如臣等輩始可以肅  
化明初置司州是歲以司隸所統郡置司州凡州十  
萬九千八百四十八詔罷州郡兵詔曰自漢末四海分崩刺史  
為一當韜戢干戈刺史分職皆如漢氏故事悉去州  
郡兵大郡置武吏百人小郡五十人交州牧陶璜上  
言交廣東西數千里不賓屬者六萬餘戶服官役纔  
五千餘家二州脣齒惟兵是鎮又寧州諸夷接據上

流水陸並通州兵未宜約損以示單虛僕射山濤亦言不宜去州郡武備帝不聽及永寧之後盜賊羣起其後刺史復兼兵民之政州鎮愈重矣

二年春三月選吳伎妾五千人入宮帝既平吳頗事遊宴怠於政事

掖庭殆將萬人常乘羊車恣其所之至便宴寢官人競以竹葉挿戶鹽汁灑地以引帝車后父楊駿及弟珽濟始用事執傾內外時人謂之三楊舊臣多被踈退山濤數有規諷帝雖知而不能改

冬十月鮮卑慕容涉歸寇昌黎初鮮卑莫護跋始自塞外入居遼西棘城之北號慕容部

至孫涉歸遷於遼東之北世附中國數從征討有功拜大單于至是始叛寇昌黎○自漢魏以來羌胡鮮卑降者多處之塞內諸郡其後數因忿恨殺害長吏

漸為民患侍御史郭欽上疏曰戎狄疆廣歷古為患魏初民少西北諸郡皆為戎居內及京兆魏郡弘農

往往有之今雖服從若百年之後有風塵之警胡騎自平陽上黨不三日而至孟津北地西河太原馮翊

安定上郡盡為狄庭矣宜及乎吳之威謀臣猛將之

略漸徙內郡雜胡於邊地峻四夷出入之防明先王荒服之制此萬世長策也不聽揚州刺史

周浚移鎮秣陵吳民之未服者屢為寇亂浚皆討平之賓禮故老搜求俊乂威惠並行吳人悅

三年春正月朔帝親祀南郊禮畢帝問司隸校尉劉毅曰朕可方漢何帝對

曰桓靈帝曰何至於此對曰桓靈賣官錢入官庫陛下賣官錢入私門以此言之殆不如也帝大笑曰桓

靈不聞此言今朕有直臣固為勝之毅糾繩豪貴無所顧忌太子鼓吹入東掖門毅劾奏之中護軍羊琇

侍寵驕侈數犯法毅劾奏琇罪當死帝遣齊王攸私請於毅毅許之都官從事程衛徑馳入營收琇屬吏

考問先奏琇所犯狼籍然後言於毅帝不得已免琇官未幾復使白衣領職琇景獻后之從父弟也後將

軍王愷文明后之弟也散騎常侍石崇苞之子也後將人皆富於財競以奢侈相高車騎司馬傅咸上書曰

先王之治天下食肉衣帛皆有其制奢侈之費甚於天災古者人稠地狹而有儲蓄由於節也今土廣人

多...

稀而患不足由於奢也欲時人崇儉當詰以張華都

督幽州軍事尚書張華以文學才識名重一時論者

深疾之會帝問華誰可託後事者華對以明德至親

莫如齊王由是忤旨勅因而譖之以華都督幽州華

撫循夷夏譽望益振帝復欲徵之統侍側從容語及

鍾會統曰會之反頗由太祖帝變色曰卿是何言邪

統免冠謝曰善御者必知六轡緩急之宜故漢高尊

寵五王而誅滅光武抑損諸將而克終非上有仁暴

之殊下有愚智之異也蓋抑揚與奪使之然耳會才

智有限而太相誇獎無極使會自謂筭無遺策功在

不賞遂構凶逆耳向令錄其小能節以大禮則亂心

無由生矣帝曰然統稽首曰陛下既然臣之言宜思

堅冰之漸勿使如會之徒復致傾覆帝曰當今豈復

有如會者邪然因屏左右而言曰陛下謀畫之臣著

大功於天下據方鎮總戎馬者皆在聖慮矣帝默然

由是止不徵華夏四月魯公賈充卒充老病自憂謚

傳從子模曰是非久自見不可掩也至是薨無嗣妻

郭槐欲以外孫韓謚為世孫曹

軫諫曰禮無異姓為後之文榻表陳之云充遺意帝

許之仍詔自非功如太宰始封無後者不得以為比

及太常議謚博士秦秀曰充悖禮溺情以亂大倫昔

鄆養外孫莒公子為後春秋書莒人滅鄆絕父祖之

血食開朝廷之亂原案謚法昏亂紀度曰荒請謚荒

公帝更曰武冬十二月以齊王

攸為大司馬都督青州軍事統楊珧皆惡之統言於帝

曰陛下詔諸侯之國宜從親者始齊王獨留京師可

乎勗曰百僚皆歸心齊王陛下試詔之國必舉朝以

王濟連遣婦來生哭人耶乃出濟德而意遂以年老遜位卒於家意在朝姻親故人與之分衣共食而未嘗私以王官散騎常侍薛瑩卒或謂吳郡陸喜曰瑩人以此稱之喜曰孫皓無道吳國之士沈默其體替而勿用者第一也避尊居卑祿以代耕者第二也侃然體國執政不懼者第三也斟酌時宜時獻微益者第四也温恭脩慎不為諂首者第五也過此以往不足復數故彼上士多淪沒而遠悔吝中士有聲位而近禍殃觀瑩之處身本末其四五之間乎

四年春正月除祭酒曹志等名賜齊王攸備物殊禮

帝命太常議崇錫齊王之物博士庾粲秦秀等曰古禮三公無職坐而論道不聞以方任嬰之惟宣王救急朝夕然後命召穆公征淮夷故其詩曰徐方不回王曰旋歸宰相不得久在外也今天下已定六合為家將數延三事與論太平之基而更出之違舊章矣曹志嘆曰安有如此之才如此之親不得樹本助化而遠出海隅晉室之隆其殆矣乎乃奏議曰古之夾輔王室同姓則周公異姓則太公皆身居朝廷五世

反葬及其衰也雖有五霸代興豈與周召之治同日而論哉自羲皇以來豈一姓所能獨有當推至公之心與天下共其利害乃能享國久長是以秦魏纒得沒身而周漢親疎為用此前事之明驗也志以為當如博士議帝大怒曰曹志尚不明吾心况四海乎且博士不答所問而答所不問橫造異論遂免志官其餘皆付廷尉廷尉劉頌奏粲等大不敬當棄市尚書奏請報聽尚書夏侯駿曰官立八座正為此時乃獨為駁議留中七日乃詔粲等七人免死除名命攸備物典策設軒縣之樂八佾之舞黃鉞朝車乘輿之副從三月朔日食○大司馬齊王攸卒攸憤然發病乞守先陵不許

御醫診視希旨皆言無疾河南尹向雄諫曰陛下子弟雖多然有德望者少齊王臥居京邑所益實深不可不思也帝不納雄憤恚而卒攸疾轉篤猶催上道攸歐血而薨帝往臨喪其子罔號踊陳訴詔即誅醫初帝愛攸甚篤為荀勗馮統所構欲為身後之慮故出之及薨帝哀慟不已馮統侍側曰齊王名過其實天下歸之今自薨殞社稷之福也陛下何哀之過帝收淚而止攸舉動以禮鮮有過事帝敬憚之每引同

處必擇言 夏琅邪王佑卒 謚曰武子 觀嗣冬河南荆揚大水

○歸命侯孫皓卒

五年春正月龍見武庫井中 青龍二見武庫井中帝觀之有喜色百官將賀

劉毅曰昔龍降夏庭卒為周禍尋案舊典無賀龍之禮乃止

六年春正月尚書左僕射劉毅卒 初陳羣以吏部不能審覈天下之士

故令郡國及州各置中正皆取本土之人任朝廷官德充才盛者為之使銓次等級以為九品有言行脩著則升之道義虧缺則降之吏部憑以補授行之浸久中正或非其人姦蔽日滋毅嘗上疏曰中正之設損政者八高下逐彊弱是非隨興衰一人之身旬日異狀上品無寒門下品無熱族一也置州郡者本取州里清議所服將以鎮異同一言議也今重其任而輕其人使駁論橫於州里嫌隙結於大臣二也本立格於九品者謂才德有優劣倫輩有首尾也今乃優劣易地首尾倒錯三也陛下賞善罰惡無不裁之以

法獨中正無賞罰之防及禁人訴訟使受枉者不獲上聞四也一國之士多者千數或流徙異邦面猶不識不過采譽於臺府納毀於流言任已則有不識之蔽聽受則有彼此之偏五也凡求人才以治民也今當官著效者或附卑品在官無績者更獲高敘抑功實而隆虛各長浮華而廢考績六也凡官不同人事不同能今不狀其才之所宜而但第為九品以品取人或非才能之所長以狀取人則為本品之所限徒結白論品狀相妨七也所下不彰其罪所上不列其善各任愛憎以植其私天下之人焉得不懈德行而銳人事八也由此論之職名中正實為姦府事各九品而有八損宜罷中正更立一代之制衛瓘亦以為魏氏承喪亂之後人士流移考詳無地故立九品之制今九域同規宜用土斷自公卿以下以所居為正無復縣客遠屬異上盡除中正使舉善進才各由鄉論則華競自息各求於已矣始平王文學李重以為九品既除宜先開移徙聽相并就則士以王渾為尚斷之實行矣帝雖善其言而終不能改

書左僕射 時渾子濟為侍中嘗坐事免官久之帝謂和嶠曰我將罵濟而後官之如何嶠曰濟

俊爽恐不可屈帝召濟責讓之既而曰頗知愧不濟曰尺布斗粟之謙常為陛下愧之他人能令親者疎臣不能令親者親以

此愧陛下耳帝默然**旱**○秋八月朔日食○冬慕容

廆寇遼西初慕容涉歸卒弟刪篡立至是刪為其下所殺迎涉歸子廆立之涉歸與宇文部有隙廆請討之朝廷弗許廆怒入寇遼西殺略甚眾自是每歲犯邊

午丙 七年春正月朔日食○司徒魏舒罷舒稱疾遜位舒後言遜位之際莫有知者衛瓘與書曰每與足下共論此事日日未果可謂瞻之在前忽焉在後矣

八年春正月朔日食○太廟殿陷秋九月改營之

未丁 九年春正月朔日食○夏六月朔日食○旱○秋八

申戊 月星隕如雨○地震

十年夏四月太廟成○慕容廆降以為鮮卑都督廆

酉巳

見東夷校尉何龕以士大夫禮巾衣詣門龕嚴軍以見之廆乃改服戎衣而入人問其故廆曰主人不以禮待客客何為哉龕聞之甚慙鮮卑段國單于以女妻廆生鮑仁昭廆以遼東僻遠徙居徒河之青山

冬十月復明堂及南郊五帝位○十一月尚書令荀

勗卒勗有才思善伺人主意以是能固其寵久在中書專管機事及遷尚書甚罔悵人有賀之者勗曰奪我鳳凰池遣諸王假節之國督諸州軍事封子

孫六人為王帝極意聲色遂至成疾楊駿忌汝南王亮以為大司馬都督豫州諸軍事使鎮

許昌又徙皇子南陽王東為秦王都督關中瑋為楚

王都督荊州允為淮南王都督揚江二州諸軍事並

假節之國立皇子又為長沙王穎成都王晏吳王熾

豫章王演代王孫通廣陵王初帝以才人謝玖賜太

子生通官中嘗夜失火帝登樓望之過年五歲牽帝

裾入閣中曰暮夜倉猝宜備非常不可令照見人主

帝奇之嘗稱通似宣帝故天下咸歸仰之帝知太子

不才然恃通明慧故無廢立之心復用王佑謀以太



子毋弟東瑋九分鎮要害又恐楊氏之偏以佑為北  
軍中候典禁兵。帝為適高選僚佐以散騎常侍劉  
寔志行清素命為之傅寔以時俗喜進趣少廉讓嘗  
著崇讓論欲令初除官通謝章者必推賢讓能一官  
闕則擇為人所讓多者用之以為人情爭則欲毀已  
所不如而優劣難分讓則競推於勝已而賢智顯出  
當此時也能退身脩已則讓之者多矣馳騫進趣而  
欲人見讓猶却行而求前也。時又封宗室數人准  
南相劉頌上疏曰陛下以法禁素寬未可遽革然矯  
時救弊亦宜以漸譬猶行舟雖不橫截迅流當漸靡  
而往稍向所趨然後得濟也臣聞為社稷計莫如封  
建親賢然宜審量事勢使諸侯率義而動者其力足  
以維帶京邑包藏禍心者其勢不足獨以有為其齊  
此甚難陛下宜與達古今之士深共籌之周之諸侯  
有罪身誅而國存漢之諸侯有罪或無子者國隨以  
亡今宜反漢循周則下固而上安矣天下至大萬事  
至眾是以聖王執要於已委務於下非憚勞而好逸  
誠以政體宜然也夫居事始以別能否甚難也因成  
敗以分功罪甚易也今陛下精於造始而略於考終  
此政功所以未善人主誠能居易執要考功罪於成

敗之後則羣下無所逃其誅賞矣古者六卿分職冢  
宰為師秦漢以來九列執事丞相都總今尚書制斷  
諸卿奉成於古制為太重可出眾事付外寺使得專  
之尚書統領大綱歲終課功校簿而行賞罰斯亦可  
矣今動皆受成於上故上之所失不得復以罪下歲  
終事功不建不知所責也夫細故繆妄人情之所必  
有而悉糾以法則朝野無立人矣近世為監司者類  
大綱不振而微過必舉蓋由畏避豪彊而又懼職事  
之曠則謹密網以羅微罪使奏劾相接狀似盡公實  
則撓法是以聖王不善碎密之案必責凶猾之奏則  
害政之姦自然禽矣夫創業之勳在於立教定制使  
遺風繫人心餘烈匡幼弱後世憑之雖昏猶明雖愚  
若智乃足尚也至夫脩飾官署凡諸作役此將來所  
不須於陛下而自能者也今勤所不須以傷所憑竊  
以為過矣以劉淵為匈奴北部都尉淵輕財好施傾  
帝不能用傑幽冀名儒多往歸之

庚戌 孝惠皇帝永熙元年夏四月以楊駿為太尉輔政帝

通鑑綱目卷三十一 李宣春

崩太子衷卽位尊皇后曰皇太后立皇后賈氏帝疾

駿獨侍疾禁中人臣皆不得在左右駿因以私意改

易要近樹其心腹會帝少間正色謂曰何得便爾時

汝南王亮尚未發乃令作詔以亮與駿同輔政且欲

擇朝士有聞望者佐之會帝復迷亂皇后奏以駿輔

政帝領之后召華廙何劭作詔授駿太尉都督中外

諸軍錄尚書事仍趣亮赴鎮帝復小間問汝南王來

未左右言未至遂崩帝宇量弘厚明達好謀容納直

言未嘗失色於人太子卽位駿入居太極殿以虎賁

百人自衛亮不敢臨喪哭於大司馬門外表求過葬

而行或告亮欲討駿駿密遣兵圖之亮夜馳赴許昌

乃五月葬峻陽陵詔羣臣增位賜爵有差楊駿自知

欲普進封爵以求媚於衆將軍傅祗謂曰未有帝王

始崩而臣下論功者也駿不從詔中外羣臣增位賜

爵有差復租調一年散騎侍郎何攀奏曰帝正位東

宮二十餘年今承大業而班賞行爵優於革命之初

輕重不倫且大晉十世無窮制當垂後若以楊駿為

有爵必進則數世之後莫非公侯矣不從

閣不行久矣今上謙冲委政於公而天下不以爲善

懼明公未易當也周公大聖猶致流言況上春秋非

成王之年乎進退之宜明公當審思之駿不從楊濟

太傅大都督假黃鉞錄朝政百官總已以聽

傳咸謂駿曰諒

閣不行久矣今上謙冲委政於公而天下不以爲善

懼明公未易當也周公大聖猶致流言況上春秋非

成王之年乎進退之宜明公當審思之駿不從楊濟

遺咸書曰諺云生子癡了官事官事未易了也咸復

書曰衛公有言酒色殺人甚於作直坐酒色死人不

爲悔而逆畏以直致禍此由心不能正欲以苟且爲

明哲耳自古以直致禍者當由矯枉過正或不忠篤

而欲以亢厲爲聲故致忿耳安有慳慳忠益而反見

怨疾乎駿以賈后險悍多權略忌之以其甥段廣管

機密張劭典禁兵凡有詔命帝省訖入呈太后然後

行之馮翊太守孫楚謂曰公以外戚居伊霍之任而

不與宗室共參萬機禍至無日矣駿不從駿姑子弘

訓少府蒯欽數以直言犯駿人爲之懼欽曰楊文長

雖聞猶知人無罪不可殺不過疎我我得疎乃可以

免不然與俱族矣駿辟匈奴東部人王彰爲司馬彰

逃不受其友怪問之彰曰自古一姓二后未有不敗

況楊太傅昵近小人疎遠君子專權自恣乎吾踰海

塞以避之猶恐及禍奈何應其辟乎且武帝不惟社

稷

古

復大計嗣子既不克負荷受遺秋八月立廣陵王適

為太子適既立以何劭裴楷王戎張華楊濟和嶠為

室不聽與太子相見初和嶠嘗言於武帝曰太子有

同侍武帝曰太子近進卿可俱詣之既還勗等稱太

子明識雅度嶠曰聖質如初武帝不悅而起及是嶠

從適入朝賈后使帝問曰卿昔謂我不了家事今定

如何嶠曰臣昔事先帝曾有是言言之不效國之福

也以劉淵為匈奴五部大都督○琅邪王覲卒

亥辛

元康元年春三月皇后賈氏殺太傅楊駿廢皇太后

為庶人初賈后為太子妃嘗以妬手殺數人又以戟

賈公闈有大勲於社稷豈可以其女妬而忘之邪妃

得不廢后數誠厲妃妃不知其助已返以為恨至是

不以婦道事太后又欲預政而為楊駿所抑殿中

郎孟觀李肇皆駿所不禮也賈后使黃門董猛與觀

肇謀誅駿廢太后又使報楚王瑋瑋許之乃求入朝

至是觀肇啓帝夜作詔誣駿謀反命東安公驛帥殿

中四百人討之瑋屯司馬門駿聞變召官屬謀之主

簿朱振曰必闔豎為賈后謀不利於公宜燒雲龍門

以脅之索造事者首引東宮及外營兵擁皇太后入

宮取姦人殿內振懼必斬送之不然無以免難駿素

怯懦不決乃曰雲龍門魏明帝所造功費甚大奈何

燒之皇太后題帛為書射城外曰救太傅者有賞賈

后就殺之遂收琬濟及張劭段廣等皆夷三族琬臨刑

告東安公驛曰表在石函可問張華驛不聽驛琅邪  
武王之子也賈后矯詔送太后于永寧宮復諷羣公  
奏曰皇太后圖危社稷自絕于天陛下雖懷無已之  
情臣下不敢奉詔中書監張華議皇太后非得罪於  
先帝今黨其所親為不母於聖世宜依漢廢趙太后  
故事稱成皇后居異宮以全始終有司奏請廢太后  
為庶人詣金墉城詔可又奏昨詔原駿妻龐氏以尉  
太后之心今太后廢請以龐付廷尉行刑詔從之龐

臨刑太后抱持號呼截髮稽顙上表賈后稱妾請全  
母命不省董養遊太學升堂嘆曰朝廷建斯堂將以  
何為乎每覽赦書謀反大逆皆赦至於殺祖父母父  
母不赦者以為王法所不容故也公卿處議至此天  
人之理既滅

**書事**

亮欲悅眾論誅楊駿功督將侯者千八十一人  
御史中丞傅咸曰無功而獲厚賞則人莫不樂

國之有禍是禍原無窮也亮不從亮頗專權執威復  
諫亦不從賈后族兄模從舅郭彰女弟之子賈謐與  
楚王瑋東安王繇並預政后暴戾日甚繇密謀廢后  
繇兄澹素惡繇屢譖於亮詔免繇官廢徙帶方於是  
謐彰權執愈盛謐雖驕奢而喜延士大夫彰與石崇  
陸機機弟雲潘岳摯虞左思牽秀劉輿輿弟琨等皆  
附於謐號二十四友崇與岳尤誦每謐及  
廣城君郭槐出皆降車路左望塵而拜

**后殺太宰亮太保瓘及楚王瑋**

夏六月皇

好殺欲奪其兵權以裴楷代之瑋怒楷不敢拜復謀  
遣瑋之國瑋長史公孫宏舍人岐盛勸瑋自昵於賈

后后留瑋領太子少傅盛素善於楊駿瓘惡其反覆  
將收之盛乃因將軍李肇矯稱瑋命諧亮瓘於賈后  
云將謀廢立后素怨瓘且患二公秉政已不得專恣  
六月使帝作手詔賜瑋曰太宰太保欲為伊霍之事  
王宜宜詔屯諸宮門免亮瓘官夜使黃門齎以授瑋  
瑋亦欲因此復私怨遂勒本軍復矯詔召三十六軍  
遣宏牽以兵圍亮府清河王遐收瓘長史劉準謂亮  
曰此必姦謀府中俊又如林猶可力戰不聽遂為肇  
所執歎曰我之赤心可破示天下也與世子矩俱死  
瓘左右亦疑遐矯詔請拒之須自表得報就戮未晚  
瓘不聽初瓘為司空帳下督榮晦有罪斥遣之至是  
晦從遐收瓘輒殺瓘及子孫共九人盛因說瑋誅賈  
郭以正王室瑋未決會天明張華使董猛說賈后曰  
楚王既誅二公則威權盡歸之矣人主何以自安宜  
以專殺之罪誅之乃遣殿中將軍齎虞幡麾眾曰  
楚王矯詔勿聽也眾皆釋仗遂執瑋斬之宏盛夷三  
族衛瓘女與國臣書曰先公名謐未顯一國無言春  
秋之失其咎安在太保主簿劉繇等執黃幡趨登聞  
鼓訟瓘寃乃詔族誅榮晦追復亮  
瓘爵位謐亮曰文成謐瓘曰成

**以賈模張華裴頠**

為侍中並管機要賈后專朝以模為散騎常侍加侍中謚與后謀以張華庶姓無逼上之嫌而儒雅有籌略為眾望所依乃以華為侍中中書監裴頌為侍中裴楷為中書令加侍中與右僕射王戎並管機要華盡忠帝室彌縫遺闕后雖凶險猶知敬重與模頌同心輔政故數年之間雖闇主在上而朝野安靜

壬

二年春二月皇后賈氏弒故皇太后楊氏于金墉城

時太后尚有侍御十餘人賈后悉奪之絕膳八日而卒賈后覆而殯之

癸丑

三年夏六月弘農雨雹深三尺

甲寅

四年大饑○司隸校尉傅咸卒咸性剛簡風格峻整初為司隸上言貨賂

流行所宜深絕奏免河南尹詹等官京師肅然慕容廆徙居大棘城

乙卯

五年夏六月東海雨雹深五寸○荆揚兗豫青徐州大

水○冬十月武庫火焚累代之寶及器械索頭分其國為

三部一居上谷之北濡源之西祿官自統之一居代郡參合陂之北使兄子猗色統之一居定襄之

盛樂故城使猗色弟猗盧統之代人衛操與從子雄及同郡箕澹往依拓跋氏說猗色猗盧招納晉人猗色慌之任以國事

晉人附者稍眾

丙辰

六年春以張華為司空○夏匈奴郝度元反匈奴郝度元與

馬翊北地馬蘭羌盧水胡俱反殺北地太守征西大將軍趙王倫信用嬖人孫秀與雍州刺史解系爭軍

事朝廷徵倫還以梁王彤代之系表請誅秀以謝氏羌張華以告彤使誅之秀友人為之說彤得免倫遂

用秀計深交賈郭賈后大愛信之因求錄尚書事張華裴頌固執不可倫秀由是怨之秋八月

秦雍氏羌齊萬年反冬十一月遣將軍周處等討之

初御史中丞周處彈劾不避權威梁王彤嘗違法處按劾之至是秦雍氏羌悉反其帥齊萬年僭帝號圍

通鑑綱目卷之二十一

涇陽詔以處為建威將軍隸安西將軍夏侯駿以討  
之中書令陳準曰駿及梁王皆貴戚非將帥之才進  
不求名退不畏罪周處忠直勇果有仇無援宜詔孟  
觀以精兵萬人為處前鋒必能殄寇不然梁王當使  
處先驅而不救以陷之其敗必也朝廷不從萬年聞  
處來曰周府君有文武才若專斷而來不可當也或  
受制於人關中饑疫○十二月略陽氏楊茂搜據仇  
池初略陽清水氏楊駒始居仇池仇池方百頃其旁  
平地二十餘里四面斗絕而高為羊腸蟠道三十  
六回而上至其孫千萬附魏封為百頃王千萬孫飛  
龍浸疆盛徙居略陽以其婢令狐茂搜為子茂搜避  
齊萬年之亂帥部落還保仇池自號輔國將軍右賢  
王關中人士避亂者多依之茂搜迎接撫納欲去者  
衛護資送之

丁巳七年春正月將軍周處及齊萬年戰敗死之齊萬年  
屯梁山

有眾七萬梁王彤夏侯駿使周處以五千兵擊之處  
曰軍無後繼必敗不徒一身為國取耻彤駿逼遣之

處攻萬年於六陌軍士未食彤促令速進自旦戰至  
暮斬獲甚眾絃絕矢盡救兵不至左右勸處退處按  
劍曰是吾效節致命之日也遂力戰而秋七月雍秦旱  
而死朝廷雖以尤彤而亦不能罪也

疫米斛九月以王戎為司徒戎為三公與時浮沈無  
所匡救委事僚案輕出

遊放性復貪吝園田徧天下每自執牙籌晝夜會計  
常若不足家有好李賣之恐人得種常鑽其核凡所  
賞拔專事虛名阮咸之子瞻嘗見戎戎問曰聖人貴  
名教老莊明自然其旨異同瞻曰將無同戎咨嗟良  
久遂辟之時人謂之三語掾是時王衍為尚書令樂  
廣為河南尹皆善清談宅心事外名重當世朝野爭  
慕效之衍與弟澄好品題人物舉世以為儀準衍神  
情明秀少時山濤見之曰何物老嫗生寧馨兒然誤  
天下蒼生者未必非此人也廣性冲約清遠與物無  
競每談論以約言析理厭人之心而其所不知默如  
也凡論人必先稱其所長則所短不言自見澄及阮  
咸咸從子修胡毋輔之謝鯤王尼畢卓皆以任放為  
達醉狂裸體不以為非輔之嘗酣飲其子謙之屬聲  
呼之曰彥國年老不得為爾輔之歡笑呼入共飲卓

比舍郎釀熟因夜至甕間盜飲為掌酒者所縛明日  
 視之乃卑吏部也廣聞而笑之曰名教內自有樂地  
 何必乃爾初何晏等祖述老莊立論以為天地萬物  
 皆以無為本無也者開物成務無往不存者也陰陽  
 恃以化生賢者恃以成德故無之為用無爵而貴矣  
 衍等愛重之由是士大夫皆尚浮誕廢職業裴頠著  
 崇有論以釋其蔽曰利欲可損而未可絕有也事務  
 何節而未可全無也談者深列有形之累盛稱空無  
 之美遂薄綜世之務賤功利之用高浮游之業卑經  
 實之賢人情所徇名利從之於是立言藉於虛無謂  
 之玄妙處官不親所職謂之雅遠奉身散其廉操謂  
 之曠達故悖吉凶之禮忽容止之表瀆長幼之序混  
 貴賤之級無所不至夫萬物之生以有為分者也故  
 心非事也而制事必由於心不可謂心為無也匠非  
 器也而制器必須於匠不可謂匠非有也由此而觀  
 濟有者皆有也虛無奚益於已有之羣生哉然習俗  
 已成願論索頭猗包西略諸國諸國降附者三十餘  
 亦不能救

午戊

八年秋九月荆豫徐揚冀州大水○遣侍御史李苾

慰勞漢川流民

略陽巴氏李特庠流皆有材武善騎射性任俠州黨多附之及齊萬年反

關中荐饑略陽天水等六郡民流移入漢川者數萬  
 家道路有疾病窮乏者特兄弟振救之白是得眾心  
 流民至漢中上書求寄食巴蜀朝議遣侍御史李苾  
 持節慰勞且監察之不令入劍閣苾受流民賂表言  
 流民十萬餘口非漢中一郡所能振贍蜀有倉儲宜  
 令就食從之由是散在梁益不可禁止特至劍閣太  
 息曰劉禪有如此地面遣將軍孟觀討齊萬年張華  
 縛於人豈非庸才邪觀身當矢石大戰十數皆破之

未巳

九年春正月觀擊萬年獲之

太子洗馬江統以為戎狄亂華宜早絕其原乃

作徒戎論以警朝廷曰四夷之甲戎狄為甚弱則畏  
 服疆則侵叛是以有道之君待之有備禦之有常雖  
 稽顙執贄而邊城不弛固守疆暴為寇而甲不加  
 遠征期令境內獲安疆場不侵而已及至周室失統

諸侯專征戎狄乘間得入中國或招誘安撫以為已  
用自是四夷交侵中國錯居及秦始皇并天下兵威  
秀達攘胡走越當是時中國無復四夷也漢建武中  
馬援領隴西太守討叛羌徙其餘種於關中居焉翊  
河東空地數歲之後族類蕃息永初叛亂夷夏俱敵  
自此之後餘盡不盡小有際會輒復侵叛魏武帝徙  
武都於秦川以禦蜀蓋權宜之計今已受其教矣  
夫關中帝王所居未聞戎狄宜在此土也非我族類  
其心必異而士庶翫習侮其輕弱以貪悍之性挾憤  
怒之情候隙乘便輒為橫逆此必然之執也今宜及  
兵威方盛因其死亡流散與關中之人戶為仇讐之  
際徙諸羌著先零罕开析支之地徙諸氏出還隴右  
著陰平武都之界廩其道路之糧令足自致各附本  
種反其舊土使屬國撫夷就安集之戎晉不雜並得  
其所縱有猾夏之心絕遠中國隔閡山河為害不廣  
矣并州之胡本匈奴桀惡之寇也建安中使右賢王  
去甲誘質呼厨泉聽其部落散居六郡今為五部戶  
至數萬驍勇便利倍於氏羌若有不虞則并州之域  
可為寒心正始中母丘儉討句驪徙其餘種於榮陽  
戶落今以千計數世之後必至殷熾今百姓失職猶

或亡拔犬馬肥充則有噬齧況於夷狄能不為變但  
顧其微弱耳夫為邦者憂不在寡而在不安以四海  
之廣士民之富豈須夷虜在內然後取足哉此等皆  
可申論發遣還其本城慰彼土思惠此中國於計為  
長也朝廷以成都王穎為平北將軍鎮鄴河間王顥  
不能用

為鎮西將軍鎮關中賈謐侍講東宮對太子倨傲穎見而叱之謐怒言於賈后出之

又顥鎮關中初武帝作石函之制非至親不得鎮  
關中顥安平獻王孚之孫也輕財愛士朝廷以為賢  
故用之秋八月侍中賈模卒以裴頠為尚書僕射賈后

日甚私於大醫令程據等裴頠與賈模及張華議廢  
后更立謝淑如模華皆曰主上自無廢黜之意而吾  
等專行之儻上心不以為然將若之何且諸王方疆  
朋黨各異恐一旦禍起身死國危無益社稷頠曰誠  
如公言然中宮逞其昏虐亂可立待也華曰卿二人  
於中宮皆親戚言或見信宜數為陳禍福之戒庶無  
大悖則天下尚未至於亂吾曹得以優游卒歲而已  
頠旦夕說其從母廣城君令戒諭賈后以親厚太子



模亦數為后言禍福后反以模為毀已而疎之模憂憤而卒願雖后親屬然雅望素隆四海惟恐其不居權位願拜尚書僕射又詔專任門下事願上表固辭或謂曰君可以言當盡言於中宮言而不從當遠引而去儻二者不立雖有十表難以免矣願不能從帝為人戇駘常在華林園聞蝦蟆謂左右曰此鳴者為官乎為私乎時天下荒饑百姓餓死帝聞之曰何不食肉糜由是權在羣下政出多門執位之家更相薦託有如互市賈郭恣橫貨賂公行南陽魯褒作錢神論以譏之又朝臣務以苛察相高每有疑議各立私意刑法不壹獄訟繁滋尚書劉頌上疏曰近世以來法漸多門令甚不一吏不知所守下不知所避夫君臣之分各有所司司法欲必奉故令主者守文理有窮塞故使大臣釋滯事有時宜故人主權斷上者守文若釋之執犯蹕之平也大臣釋滯若公孫弘斷郭解之獄也人主權斷若漢祖戮丁公之為也自非此類皆以律令從事然後法信於下可以言政矣乃下詔郎令史復出法駁案者隨事以聞然亦不能革也願薦平陽韋忠於張華華辟之忠辭疾不起人問其故忠曰張茂先華而不實裴逸民愆而無厭棄典禮而

附賊后此豈大丈夫之所為常恐其溺於深淵而餘波及我況可塞裳而就之哉關內侯索靖知天下將亂指洛陽宮門銅駝歎曰冬十一月朔日十二月日會見汝在荆棘中耳

廢太子遁為庶人 初廣城君薨後無子常勸

妃太子亦欲婚韓氏以自固壽妻賈午及后皆不聽

而為太子聘王衍少女太子聞衍長女美而后為賈

謚聘之心不能平頗以為言及廣城君病臨終執后

手令盡心於太子又曰趙粲賈午心亂汝家后不從

更與粲午謀害太子太子幼有令名及長不好學惟

與左右嬉戲后復使黃門輩誘之為奢虐由是名譽

浸減或廢朝侍而縱遊逸於宮中為市使人屠酤手

令西園賣葵菜藍子雞麪等物而收其利又好陰陽

小數多所拘忌洗馬江統上書陳五事不從中舍人

杜錫每盡忠諫勸太子脩德業保令名言辭懇切太

子患之置針著錫常所坐瘡中刺之流血太子性剛

知賈謚恃中宮驕貴不能假借之謚諸於后曰太子

多畜私財以結小人者為賈氏故也不如早圖之后

乃宣揚太子之短又詐為有娠內藁物產具取妹夫  
 韓壽子養之時朝野咸知后有害太子之意左衛率  
 劉卞以問張華華曰君欲如何卞曰東宮俊又如林  
 四率精兵萬人若得公命皇太子因朝入錄尚書事  
 廢賈后于金墉城兩黃門力耳華曰今天子當陽太  
 子人子也吾又不受阿衡之命忽相與行此是無君  
 父而以不孝示天下也雖能有成猶不免罪况權戚  
 滿朝威柄不一成可必乎后頗聞之以下為雍州刺  
 史卞飲藥而死十二月后詐稱帝不豫召太子入朝  
 既至置于別室遣婢陳舞以帝命賜酒三升逼使盡  
 飲之遂大醉后使黃門侍郎潘岳作書草稱詔使書  
 之文曰陛下宜自了不自了吾當入了之宮又宜  
 速自了不自了吾當手了之并與謝妃共要刻期兩  
 發掃除患害太子醉迷遂依而寫之字半不成后補  
 成之以呈帝帝幸式乾殿召公卿入以太子書示之  
 曰通書如此今賜死諸王公莫有言者張華曰此國  
 之大禍自古常因廢黜正嫡以致喪亂願陛下詳之  
 裴頠以為宜先檢校傳書者又請比校太子手書恐  
 有詐妄議至日西不決后懼事變乃表免太子為庶  
 人詔許之與其子彰城尚皆幽于金墉城王衍自表

庚申

永康元年春正月幽故太子適于許昌

賈后使黃門

淑媛亦尋卒

子為逆詔以首辭班示公卿遣千兵衛太子幽于許  
 昌詔宮臣不得辭送江統等五人送至伊水拜辭涕  
 泣司隸收縛送獄河三月尉氏雨血妖星見南方太  
 南尹樂廣皆解遣之

白晝見中台星拆張華少子勸華遜位華曰皇后

殺故太子適太子既廢眾情憤怒衛督司馬雅嘗給

太子以右軍將軍趙王倫執兵柄性貪冒可假以濟

事乃說孫秀曰今國無嫡嗣社稷將危大臣將起大

事而公名奉事官與賈郭親善太子之廢皆云豫

知一朝事起禍必相及何不先謀之乎秀言於倫倫

然之遂告通事令史張林使為內應將發秀又謂倫

曰太子聰明剛猛若還東宮必不受制於人明公素

黨於賈后今雖建大功太子謂公特逼於百姓之望

惠

通鑑綱目卷十一

通鑑綱目卷十一

九

太子然後廢后為太子報讐豈徒免禍更可以得志  
倫然之秀因使人行反間言殿中人欲廢皇后迎太  
子后使太醫令程據和毒藥遣黃門孫慮至許昌逼太子殺之夏四月朔日食○趙

王倫廢皇后賈氏為庶人殺之遂殺司空張華僕射

裴頠自為相國追復故太子位號趙王倫孫秀使司

王郤與公共匡社稷為天下除害華拒之雅怒曰刃

將加頸猶為是言邪不顧而出倫矯詔勅三部司馬

日中宮與賈謐等殺太子今使車騎入廢中宮汝等

從命爵賜關中侯不從者誅三族眾皆從之開門夜

入遣齊王問將百人排閣迎帝幸東堂召賈謐斬之

遂廢后為庶人收趙粲賈午考竟召八坐以上皆夜

入殿倫陰與秀謀篡位欲先除朝望且報宿怨乃執

張華裴頠解結等於殿前華謂張林曰卿欲害忠臣

邪林稱詔詰之曰卿為宰相太子之廢不能死節何

也華口式乾之議臣諫事具存可覆按也林曰諫而

不從何不去位華無以對遂皆斬之夷三族解結女

適裴氏明日當嫁而禍起裴氏欲認活之女曰家既

若此我何以活為亦坐死朝廷由是議革舊制女不

從死倫送賈庶人于金墉誅董猛孫慮程據等閻續

撫張華尸慟哭曰早語君遜位而不肯今果不免命

也於是倫自為都督中外諸軍事相國侍中孫秀等

並據兵權文武封侯者數千人倫素庸愚復受制於

秀秀為中書令威權振朝廷天下皆事秀而無求於

倫詔追復故太子適位號立臧為臨淮王有司奏尚

書令王衍備位大臣太子被誣志在苟免請禁錮終

身從之倫欲收人望選用海內名德之士以李重荀

組為左右長史王堪劉模為左右司馬束皙為記室

荀崧陸機為參軍重知倫有異志辭疾不就倫逼之

不已憂憤成疾扶曳受拜數日而卒倫遂矯詔遣使

齋金屑酒賜賈五月立臨淮王臧為皇太孫○秋八

月淮南王允討趙王倫不克而死趙王倫以允為票

允性沈毅宿衛將士皆畏服之知倫秀有異志謀討

之倫秀轉允為太尉外示優崇實奪其兵權允遂帥

國兵數百人直出大呼曰趙王反我討之從者左袒

於是從者甚眾遂圍相府倫與戰屢敗死者千餘人

允結陳於承華門前中書令陳淮欲應允言於帝遣  
伏胤持白虎幡以解鬪倫子汝陰王處在門下省陰  
與胤誓曰富貴當共之胤乃詐言有詔助淮南王允  
不之覺開陳受詔胤因殺之坐允夷滅者數千人

**趙王倫殺黃門郎潘岳衛尉石崇等**

初孫秀嘗為小吏岳屢撻之崇

之甥歐陽建素與倫有隙崇有愛妾綠珠秀求之不  
與及淮南王介敗秀因稱崇岳建奉允為亂收之崇  
歎曰奴輩利吾財耳收者曰知財為禍何不早散之  
崇不能答初岳母常誚責岳曰汝當知足而乾沒不  
已乎及敗岳謝母曰以齊王固為平東將軍鎮許昌

齊王固以功遷游擊將軍固意不滿孫秀覺趙王倫  
之且憚其在內乃以為平東將軍出鎮許昌

**自加九錫**

孫秀議加倫九錫吏部尚書劉頌曰昔漢

周勃霍光其功至大不聞有九錫之命也張林欲殺  
之秀曰殺張裴已傷時望不可復殺頌乃止遂下詔  
加倫九錫復加其子萼及秀林等官並居顯要倫及  
諸子頑鄙無識秀狡黠貪淫所與共事者皆邪佞之

士惟競榮利無深謀遠略志趣乖異互相憎疾秀子  
會形貌短陋如奴僕之下者秀使尚帝女河東公主

**冬十一月立皇后羊氏**

后尚書郎玄尚

**前益州刺史**

**趙廞反**

詔徵益州刺史趙廞為大長秋以成都內史

晉室衰亂陰有據蜀之志乃傾倉廩賑流民厚遇李  
特兄弟以為爪牙特等恃執聚眾為盜滕數密表流

民剛剽蜀人恆弱主不能制客必為亂階宜使還本  
地廞聞而惡之州被詔書遣文武千餘人迎廞時成

都治少城益州治太城廞猶在太城未去滕欲入州  
功曹陳恂諫曰今構怨已深不如留少城以觀其變

檄諸縣合村保以備秦氏滕不從廞遣兵逆戰滕敗  
死廞又遣兵逆西夷校尉陳恂恂主簿趙模曰今當

速行助順討逆誰敢動者恂緣道停留比至魚涪津  
已遇廞軍模白恂散財募兵以戰恂又不聽眾遂自

潰廞殺之自稱益州牧置僚屬易守令李庠等以四  
千騎歸廞廞委以心膂使招合六郡壯勇萬人以斷

道北

西辛

永寧元年春正月以張軌為涼州刺史

散騎常侍張軌以時方多

難陰有保據河西之志故求為涼州時盜賊縱橫鮮甲為寇軌以宋配氾瑗為謀主悉討破之威著西土

趙王倫自稱皇帝遷帝于金墉城殺太孫臧

趙王倫逼奪璽

綬備法駕入宮即位帝出居金墉城尊為太上皇廢皇太孫為濮陽王殺之以孫秀為侍中中書監其餘

黨與皆為卿將奴辛亦加爵位每朝會貂蟬盈坐時人為之諺曰貂不足狗尾續是歲天下所舉賢良秀才孝廉皆不試郡國計吏及太學生年十六以上者

皆署吏守令赦日在職者皆封侯郡守綱紀並為孝廉廉吏府庫之儲不足以供賜與應

侯者多鑄印不給或以白版封之

巴氏李特殺趙

廞詔以羅尚為益州刺史

李庠驍勇得眾心趙廞畏忌之會庠勸廞稱尊號廞

以庠大逆斬之復用李特為督將特怨廞遂攻殺之縱兵大掠遣使詣洛陽陳廞罪狀初梁州刺史羅尚

聞廞反表廞素非雄才敗亡可待詔拜尚益州刺史督廣漢太守辛冉等入蜀特聞之懼使弟驥迎獻珍

玩尚悅以驥為騎督冉說尚曰特等專為盜賊且因會斬之不然必為後患尚不從三月齊王

囧及成都王穎河間王顒等舉兵討倫倫遣兵拒之

齊王囧遣使告成都王穎河間王顒常山王乂及新野公歆移檄征鎮稱逆臣孫秀迷誤趙王常共討之

有不從命誅及三族穎召鄴令盧志謀之志曰仗順討逆百姓必不召自至穎從之遠近響應至朝歌衆

二十餘萬歆得囧檄未知所從嬖人王綏曰趙親而疆齊踈而弱宜從趙參軍孫洵大言曰趙王凶逆天

下當共誅之何親踈疆弱之有歆乃從囧顒初用長史李含謀執囧使遣張方將兵助倫及聞二王兵盛

復召方還更附二王倫秀聞兵起大懼遣孫輔張泓司馬雅帥兵拒囧秀子會及士猗許超率兵拒穎

閏月朔日食○自正月至于星五星互經天縱橫無常○夏四月成都王穎擊敗倫兵帥師濟河左衛

將軍王輿等迎帝復位倫伏誅

張泓等與齊王囧戰於穎上屢破之泓攻

固營固出兵擊破其別將泓等乃退成都王穎前鋒  
至黃橋為孫會士荷許超所敗穎欲退盧志曰今我  
軍失利敵有輕我之心不若更選精兵星行倍道出  
敵不意此用兵之奇也穎從之倫賞黃橋之功荷超  
會皆持節由是軍政不一且恃勝不設備穎擊之于  
渙水會等大敗穎乘勝長驅濟河自固等起兵百官  
將士皆欲誅倫秀及河北軍敗左衛將軍王輿帥營  
兵入宮三部司馬為應於內攻孫秀於中書省斬之  
使黃門將倫還第迎帝于金墉城自端門入升殿羣  
臣頓首謝罪分遣使者慰勞三王賜倫死收其子誅  
之凡百官為倫所拜者皆斥免臺省府衛僅有存者  
穎顯皆至洛陽自兵興六十餘日戰鬪死者近十萬  
人六月以齊王固為大司馬輔政成都王穎為大將  
軍河間王顥為太尉各還鎮齊王固入洛陽甲士數  
大司馬加九錫備物典策如宣景文武輔魏故事成  
都王穎為大將軍都督中外諸軍事假黃鉞錄尚書  
事加九錫河間王顥為侍中太尉常山王乂為撫軍  
大將軍進新野公啟爵為王齊成都河間三府各置

掾屬四十人武號森列文官備員而已識者知兵之  
未戢也歆說固奪穎兵權乂亦勸穎圖固聞者憂懼  
盧志謂穎曰大王逕前濟河功無與二然兩雄不俱  
立宜因太妃微疾求還定省委重齊王以收四海之  
心穎從之表稱固功德宜委以萬機即辭歸鄴由是  
士民之譽皆歸穎固辟劉殷為軍諮祭酒曹攄為記  
室江統苟晞參軍事張翰孫惠為掾顧榮王豹為主  
簿殷幼孤貧養曾祖母以孝聞人以穀帛遺之殷受  
而不謝直云待後貴當相酬耳及長博通經史性倜  
儻有大志儉而不陋清而不介望之頽然而不可侵  
也固以何勗為中領軍董艾典樞機又封其將佐有  
功者葛旃等為縣公委以心膂號曰五公穎至鄴讓  
九錫殊禮表論典義功臣乞運河北邸閣米以振陽  
翟饑民歛祭黃橋戰士旌顯其家皆盧志之謀也穎  
形美而神昏不知書然氣性敦厚委事於志故得成  
其美焉初固疑中書郎陸機為趙王倫撰禪詔收欲  
殺之穎為辨理得免因表為平原內史以其弟雲為  
清河內史機友人顧榮戴淵以中國多難勸機還吳  
機以受穎全濟之恩且謂穎冬十月李特據廣漢進  
有時望可與立功遂留不去

攻成都初朝廷符下秦雍召還流民入蜀者又遣御

方亂不足復還特然之累遣閻式詣羅尚求權停至

秋又納賂於尚及該尚該許之璽書下益州條列六

郡流民與特同討趙廣者將加功賞辛冉欲以為已

功不以實上眾咸怨之尚督流民七月上道時流民

布在梁益為人備力聞州郡逼遣人人愁怨且水涸

方盛年穀未登無以為行資特復求停至冬辛冉及

獲為太守李苾以為不可冉性貪暴欲殺流民首領

取其資貨乃與苾白尚設關搜索特數為流民請留

流民皆感而特之多相帥歸特特乃結大營於綿竹

以處之辛冉又分榜購募特兄弟特取以歸與弟驤

改之為募六郡豪傑侯王一首百匹於是流民大懼

歸特愈眾旬日間至二萬人復遣閻式詣羅尚求申

期尚許之式還謂特曰尚威刑不立冉等各擁疆兵

一旦為變非尚所能制宜為備特從之與弟流分二

營繕甲治兵以待至是冉苾帥步騎二萬襲特營特

發伏擊之死者甚眾於是流民推特行鎮北大將軍

承制封拜流及兄輔弟驤皆號將軍進兵攻冉於廣

漢冉出戰屢敗奔德陽特入據郡進攻成都與蜀民

戊壬 太安元年夏河間王顥遣兵討李特不克河間王顥

博討李特軍于梓潼朝廷復以張微為廣漢太守軍

于德陽特使其子蕩等敗博兵博走眾降特自稱大

將軍益 立清河王覃為皇太子齊王固欲又專政以

州牧 穎有次立之執清河王覃武帝孫也方八歲乃上表

請立為皇太子以固為太子太師東海王越為司空

領中 秋八月廣漢太守張微討李特敗死羅尚擊之

書監 亦敗張微擊破特兵進攻其營李蕩引兵救之遂破

萬人攻驤驤與流合擊大破之還者什一二冬十

二月河間王顥使長沙王又殺齊王固齊王固驕奢

擅權起府第

約法三章施捨振貸禮賢拔滯軍政肅然蜀民大悅

尚頻為特所敗乃阻長圍緣郫水作營連延七百里

與特相拒求救於

梁州及南夷校尉

通鑑綱目卷之三

與西宮等中外失望侍中嵇紹上疏曰存不忘亡易  
之善戒也臣願陛下無忘金墉大司馬無忘穎上大  
將軍無忘黃橋則禍亂之萌無由而兆矣固耽於宴  
樂不入朝見坐拜百官符勅三臺選舉不均嬖寵用  
事南陽處士鄭方上書諫曰大王安不慮危燕樂過  
度一失也宗室骨肉互相疑貳二失也蠻夷不靜不  
以為意三失也百姓困窮不聞振救四失也義兵有  
功父未論賞五失也孫惠亦上書曰天下有五難四  
不可而明公皆居之冒犯鋒刃一難也聚致英豪二  
難也與將士均勞苦三難也以弱勝疆四難也興復  
皇業五難也大名不可久荷大功不可久任大權不  
可久執大威不可久居大王行其難而不以為難處  
其不可而謂之可惠竊所不安也明公宜思功成身  
退之道委重二王長揖歸藩則太伯子臧不專美於  
前矣固不能用惠辭疾去固謂曹攄曰或勸吾委權  
還國何如攄曰物禁太甚大王誠能居高慮危寒裳  
去之斯善之善者也固不聽張翰顧榮皆慮及此翰  
因秋風起思菰菜蓴羹鱸魚膾歎曰人生貴適志耳  
富貴何為即引去榮故酣飲不省府事以廢職從為  
中書侍郎穎川處士庾袞聞固基年不朝歎曰晉室

卑矣禍亂將興帥妻子逃於林慮山中王豹致賤於  
固曰河間成都新野三王以方剛之年並典戎馬處  
要害之地而明公挾震主之威獨據京都專執大權  
未見其福也請悉遣王侯之國依周召之法以成都  
王為北州伯治鄴王自為南州伯治宛分河為界各  
統王侯以夾輔天子長沙王又見豹賤謂固曰小子  
離間骨肉何不銅駝下打殺固乃鞭殺之豹將死曰  
縣吾頭大司馬門見兵之攻齊也固以河間王顯本  
附趙王倫恨之顯長史李含因說顯曰成都王至親  
有大功推讓還藩甚得衆心齊王越親而專政朝廷  
側目今檄長沙王使討齊齊王必誅長沙吾因以為  
也顯從之顯表陳固罪請長沙王又廢固以頴輔政  
遂舉兵遣李含張方等趨洛陽十二月顯表至固大  
懼會百官議之尚書令王戎曰二王兵盛不可當也  
若以王就第委權崇讓庶可求安固從事中郎葛旗  
怒曰漢魏以來王侯就第寧有得保妻子者邪議者  
可斬百官震悚戎偽藥發墮廁得免李含屯陰盤張  
方軍新安檄又使討固固遣董艾襲之又將左右百  
餘人馳入官閉諸門奉天子攻大司馬府城內大戰



帝幸上東門矢集御前羣臣死者相枕連戰三日固  
衆大敗執固斬之同黨皆夷三族舍等引兵還長安  
又雖在朝廷事無巨細皆就鄴諮穎

陳留王曹真卒晉人葬之謚曰魏  
元皇帝○鮮卑宇文部圍棘城慕容廆擊破之

其臣慕輿句勤恪廉靖使掌府庫句心計默識不案簿書  
終始無漏以慕輿河明敏精審使典獄訟覆訊清允

二年春二月羅尚大破李特斬之李流代領其衆

潛渡江擊羅尚水上軍皆散走蜀郡太守以少城降  
特入據之惟取馬以供軍餘無侵掠赦境內改元建

初蜀民相聚為塢者皆送款於特特分流民於諸塢  
就食李流言於特曰諸塢新附宜質其大姓子弟聚

兵自守以備不虞特怒曰大事已定但當安民何為  
更逆加疑忌使之離叛乎朝廷遣荆州刺史宗岱等

帥水軍三萬救尚軍執益盛諸塢皆有二志任睿言  
於尚曰特散衆就食驕怠無備此天亡之時也宜密

約諸塢刻期同發內外擊之破之必矣二月遣兵掩  
襲特營諸塢皆應之特兵大敗斬特傳首洛陽李流

亥癸

及蕩雄收餘衆還保赤祖流自稱益州牧保東營蕩  
雄保北營尚遣督護何冲攻流流大破之乘勝進抵  
成都尚復閉城自守蕩中矛而死流以宗岱將至甚  
懼欲降李驤及特子雄迭諫不納雄乃誘說流民與  
襲擊東軍大破之會岱卒軍退流甚慙由是奇雄才軍事悉以任之

夏五月義陽蠻張  
昌反詔以劉弘都督荆州軍事

新野王歆督荆州為  
政嚴急失蠻夷心義

陽蠻張昌聚黨數千人欲為亂會州以詔發武勇討  
李流民憚遠征皆不欲行詔書督遣嚴急所經郡界

停五日者二千石免官由是郡縣官長皆親出驅逐  
展轉不遠輒復屯聚為盜張昌因此誑惑百姓諸流

民避戍役多往從之江夏太守弓欽討之不勝犇武  
昌昌遂據江夏得山都縣吏丘沈更其姓名曰劉尼

詐云漢後奉以為主而自為相國建元神鳳江河間  
所在起兵以應之旬月間衆至三萬皆著絳帽以馬

尾作髯昌至樊城歆出拒之衆潰為昌所殺詔以荆  
州刺史劉弘代歆為鎮南將軍督荆州軍弘以南蠻

長史廬江陶侃為大都護衙門將皮李雄攻陷郾城  
初為都戰帥進據襄陽昌攻之不克

通鑑綱目卷十七

通鑑綱目卷十七

三

李雄攻殺汶山太守遂取郫城秋李流徙屯郫蜀民皆保險結塢或南入寧州或東下荊州城邑皆空野無煙火流衆飢乏唯涪陵千餘家依青城山處士范長生平西參軍徐贛說羅尚求守汶山邀結長生與共計流尚不許贛怒出降於流秋七月劉弘遣陶侃說長生使給流軍糧流軍復振

**討張昌** 昌走衆降別將石冰據臨淮不下張昌黨石冰寇揚州 敗刺史陳徽諸郡盡沒又破江州攻武陵零陵豫章武昌長沙皆陷之於是荊江揚豫徐五州之境多為昌所據昌更置牧守皆桀盜小人專以劫掠為務劉弘遣陶侃等攻昌於竟陵大破之昌逃于下雋山其衆悉降惟石冰尚據臨淮○初侃少孤貧為郡督郵長沙太守萬嗣見而異之命其子與結交後察孝廉至洛陽郎中令楊暉薦之於顧榮侃由是知名既克張昌劉弘謂曰吾昔為羊公參軍謂吾後當居其處今觀卿必繼老夫矣時荆部守宰多闕弘請補選詔許之弘叙功詮德隨才授任人皆服其公當表皮初補襄陽太守朝廷以初望淺更用弘壻夏侯陟弘下教曰夫治一國者宜以一國為心必若姻親然後可

用則荆州十郡安得十女壻然後為政哉乃表陟姻親舊制不得相監皮初之勲宜見酬報詔聽之弘於是勸課農桑寬刑省賦

**河間王顥成都王穎舉兵反** 公私給足百姓愛悅

**九月帝自將討穎** 顥將張方入城大掠河間王顥初用李含計欲

俟齊王固殺長沙王又而討之遂廢帝立成都王穎以已為相既而不如所謀穎亦恃功驕奢百度廢弛嫌又在內不得逞其欲欲與顥共攻又盧志諫曰公委權辭寵時望美矣今宜頓軍關外文服入朝此伯主之事也參軍邵續諫曰一人有兄弟如左右手今公欲當天下之敵而先去其一手可乎穎皆不聽與顥共表又論功不平與僕射羊玄之將軍皇甫商專擅朝政請遣又還國誅玄之等詔曰顥穎敢舉兵向闕吾將親帥六軍以討之其以又為太尉都督中外諸軍事願以張方為都督將精兵七萬東趨洛陽穎引兵屯朝歌以陸機為前鋒都督督王粹牽秀石超等軍二十餘萬向洛陽機以羈旅事穎一旦頓居諸將之右粹等心皆不服孫惠勸機讓都督於粹機曰彼將謂吾首鼠兩端適所以速禍也帝如十三里橋又

使皇甫商將萬餘人拒張方於宜陽方襲敗之帝軍于芒山羊玄之憂懼而卒帝遂幸緱氏擊牽秀走之張方入京城大掠死者萬計李流死雄代領其眾將曰前軍英武殆天所相可共受事流卒衆推雄為益州牧治郫城冬十月長沙王又奉帝及

### 穎兵戰于建春門大破之

帝自緱氏還宮穎遣將軍馬咸助陸機又奉帝與機戰于建春門又司馬王瑚使數千騎繫戟於馬以突咸陣咸軍亂執而斬之機軍大敗赴七里澗死者如積水為之不流初宦人孟玖有寵於穎玖欲用其父為郫郾令右司馬陸雲固執不許曰此縣公府掾資豈有黃門父居之邪玖深怨之玖弟超為小督未戰縱兵大掠機錄其主者超將鐵騎直入麾下奪之顧謂機曰貉奴能作督不機司馬孫拯勸機殺之機不能用及戰超不受機節度輕兵獨戰敗沒玖疑機殺之諧於穎曰機有二心於長沙牽秀等素諂事玖相與證之穎大怒使秀將兵收機機聞秀至釋戎服著白帟與秀相見為牋辭穎既而歎曰華亭鶴唳可復聞乎秀遂殺之穎又收雲及拯下獄記室江統蔡克

等流涕固請穎側然有宥雲之色玖扶穎入催令殺雲夷三族獄吏掠拯數百兩踝骨見終言機冤吏知拯義烈謂曰二陸之枉誰不知之君何不愛身乎拯仰天歎曰陸君兄弟世之奇才吾蒙知愛今既不能救其死忍復從而誣之乎玖等令獄吏詐為拯辭亦夷三族拯門人費慈宰意詣獄明拯冤拯誓遣之曰吾義不負二陸僕又安可負君固言拯冤玖又殺之十一月長沙王又奉帝討張方不克穎進兵逼京師詔雍

### 州刺史劉沈討顯

長沙王又奉帝攻張方方兵望見乘輿皆退走遂大敗眾懼欲夜遁

方曰勝負兵家之常善用兵者能因敗為成今我更前作壘出其不意此奇策也乃夜潛進逼洛城七里築壘數重外引廩穀以足軍食又既戰勝以為方不足憂聞方壘成攻之不利穎進逼京師公私窮蹙石萬錢詔命所行一城而已票騎主簿祖逖言於又曰劉沈忠義果毅雍州兵力足制河間宜啓上詔沈發兵襲顯顯窘急必召張方以自救此良策也十二又從之沈奉詔合七郡之眾凡萬餘人趣長安

月議郎周玘等起兵討石冰

議郎周玘等起兵江東以討石冰推前吳興太守

守顧祕都督揚州九郡傳檄州郡殺冰所署將吏於是前侍御史賀循廬江內史華譚及丹陽葛洪甘卓皆起兵以應祕冰遣其將拒玘玘擊斬之冰自臨淮退趨壽春征東將軍劉準不知所為廣陵度支陳敏

統衆在壽春謂準曰此等以不樂遠戍逼迫成賊烏合之衆其執易離請為公破之準乃益敏兵

月李雄攻走羅尚遂入成都○封鮮卑段務勿塵為

遼西公幽州都督王浚以天下方亂欲結援夷狄乃以遼西郡封務勿塵浚沈之子也

永興元年漢高祖劉淵元熙元年成太宗李雄春

正月尚書令樂廣卒廣女為成都王妃或諧諸太尉

廣豈以一男易一女哉東海王越使張方殺長沙王

又猶疑之廣以憂卒

又穎入京師自為丞相尋還鎮鄴又屢破穎兵而未

中糧食日窘士卒無離心張方以為洛陽未可克欲還長安而東海王越慮事不濟潛與殿中諸將夜收

又啓帝下詔免官置金墉城大赦改元城既開將士

見外兵不盛悔之更謀劫出又以拒穎越懼遣人密

告張方方多殺之方軍士亦為流涕穎入京師復還

鎮于鄴詔以穎為丞相越守尚書令穎遣石超等帥

兵屯十二城門殿中宿衛兵雍州刺史劉沈及顛戰

者皆殺之悉代去宿衛兵

敗死之顛頓軍于鄴為東軍聲援聞沈兵起退入長

西沈渡渭而軍與顛戰顛屢敗沈使衙博皇甫澹以

精甲五千襲長安入其門力戰至顛帳下沈兵來遲

顛黨張輔見其無繼橫擊之殺博及澹沈兵遂敗沈

南走獲之沈謂顛曰知己之惠輕君臣之義重沈不

可違天子之詔量彊弱以苟全投袂之日期之必死

蕤醢之戮其甘如薺顛怒斬之新平太守張光數為

沈畫計顛執而詰之光曰劉雍州不用鄙計詔羅尚

故令大王得有今日願壯之表為右衛司馬

詔羅尚

尚

權統巴東三郡

羅尚逃至江陽遣使表狀詔尚權統巴東巴郡涪陵以供軍賦尚遣別駕

李興請劉弘求糧弘以三萬斛給之尚賴以存與願留為參軍弘奪其手板而遣之于時流民在荆州者

十餘萬戶羈旅貧乏多為盜賊弘大給其田及種糧擢其賢才隨資叙用流民遂安

二月穎廢

皇后羊氏及太子單

○廣陵度支陳敏及周玘擊石

水於建康斬之

水眾十倍於敏敏擊之所嚮皆捷遂與玘合攻斬水揚徐二州平玘及賀

循皆散眾還家不言功顯表穎為皇太弟自為太宰

雍州牧○秋七月東海王越奉帝征穎復皇后太子

穎遣兵拒戰蕩陰侍中嵇紹死之帝遂入鄴越走歸

國穎僭侈日甚嬖倖用事六失眾望東海王越與右衛將軍陳軫勒兵入雲龍門以詔召三公百僚戒

嚴討穎石超奔鄴復皇后羊氏及太子單越奉帝北征徵前侍中嵇紹詣行在侍中秦準謂紹曰今往安

危難測卿有佳馬乎紹正色曰臣子扈衛乘輿死生

以之佳馬何為越檄召四方兵比至安陽眾十餘萬

穎會羣僚問計東安王繇曰天子親征宜釋甲縞素

出迎請罪穎不從遣石超帥眾拒戰陳軫弟自鄴赴

行在云鄴中皆已離散由是不甚設備超軍奄至乘

輿敗績於蕩陰帝頰中三矢百官侍御皆散嵇紹朝

服登輦以身衛帝兵人引紹斫之帝曰忠臣也勿殺

對曰奉太弟令惟不犯陛下一人耳遂殺紹血濺帝

衣帝墮於草中亡六璽超奉帝幸其營帝餒甚超進

水左右奉秋桃穎迎帝入鄴改元建武左右欲浣帝

衣帝曰穉侍中血勿浣也陳軫上官已奉太子單守

洛陽越還東海孫惠勸邀結藩方同獎王室越以惠  
為記室參軍與參謀議北軍中候苟晞奔幽州都督  
豫州都督范陽王虓虓以為兗州刺史  
王浚并州刺史東嬴公騰起兵討穎  
初三王之討趙王倫也王浚擁眾挾兩端禁所部士民不得赴三王召募穎陰圖之不克至是又稱詔徵之浚遂與鮮卑段務勿塵烏桓羯末及并州刺史東嬴公騰同起兵  
八月穎殺東安  
討穎穎遣石超擊之騰越之弟也

通守居收堂 通鑑綱目卷之七

王繇琅邪王睿走歸國

穎怨東安王繇前議殺之繇

為左將軍與東海參軍王導善導識量清遠以朝廷

多故每勸睿之國及繇死睿從帝在鄴恐及禍將逃

歸穎先勸關津無得出貴人睿至河陽為津吏所止

從者宋典自後來以鞭拂睿而笑曰舍長官禁貴人

汝亦被拘邪吏乃聽過至洛陽迎太妃夏侯氏俱歸國

張方復入京城廢皇后

太子○劉淵自稱大單于

淵子聰驍勇絕人博涉經史善屬文彎弓三百斤弱

冠遊京師名士莫不與交淵從祖宣謂其族人曰漢

亡以來我單于徒有虛號無復尺土自餘王侯降同

編戶今吾眾雖衰猶不減二萬奈何歛手受役奄過

百年左賢王英武超世天苟不欲興匈奴必不虛生

此人也今司馬氏骨肉相殘四海鼎沸復呼韓邪之

業此其時矣乃相與謀推淵為大單于使其黨乎延

攸請鄴告之淵白穎請歸會葬穎弗許淵令攸先歸

告宣等使招集五部聲言助穎實欲叛之及幽并起

兵淵說穎曰今二鎮跋扈恐非宿衛及近郡士眾所

能禦也請還說五部赴國難穎曰吾欲奉乘輿還洛

陽傳激天下以逆頽制之何如淵曰殿下武皇帝之

子有大勳於王室威恩遠著王浚豎子東嬴踈屬豈

能與殿下爭衡邪但殿下發鄴官示弱於人洛陽

不可得至雖至洛陽威權不復在殿下也願撫勉士

眾靖以鎮之淵為殿下以二部摧東嬴三部梟王浚

幽并兵至鄴穎奉帝還洛陽浚大掠鄴

都於離石

中而還

倉卒無齎中黃門被囊中齎私錢三千詔貸之於道

中買飯食以瓦盆至温將謁陵帝喪履納從者之履

下拜流涕張方迎帝還宮犇散者稍還百官相備浚

入鄴暴掠復還藹劉淵聞穎去鄴歎曰不用吾言逆

自犇潰真奴才也然吾與之有言矣不可以不救將

發兵擊鮮卑烏桓劉宣等諫曰晉人奴隸御我今其

骨肉相殘是天棄彼而使復我復呼韓邪之業也鮮卑

烏桓我之氣類可以為援奈何擊之淵曰善大丈夫

遺事

通鑑綱目卷之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當為漢高魏武呼韓邪何足效哉宣等稽首曰非所及也冬十月李雄自稱成都

王雄以范長生有名德為蜀人所重欲迎以為君長

兄始為太保李離為太尉李國為太宰以國離有智謀事必咨而後行然國離事雄彌謹劉淵自

稱漢王劉淵遷都左國城胡晉歸之者愈眾淵謂羣

甥約為兄弟兄亡弟紹不亦可乎乃建國號曰漢依

高祖稱漢王尊安樂公禪為孝懷皇帝以右賢王宣

為丞相崔游為御史大夫後部人陳元達為黃門郎

族子曜為建武將軍游固辭不就元達少有志操淵

嘗招之不答及淵為王或謂曰君其懼乎元達笑曰

不過二三日驛書必至其暮淵果徵之元達事淵屢

進忠言退而削草雖子弟莫得知也曜生而眉白目

有赤光幼聰慧有膽量早孤養於淵及長儀觀魁偉

性拓落高亮與眾不羣好讀書善屬文鐵厚一寸十

射而洞之劉聰重之以為漢世祖魏武帝之流

十一月張方遷帝於長安僕射荀藩立留臺于洛陽復

皇后羊氏張方在洛既久剽掠殆竭乃引兵入殿以

具車載宮人寶物軍人因妻略後官分爭府藏割流

蘇武帳為馬帳魏晉蓄積掃地無遺方擁帝及穎豫

章王熾等趨長安願迎于霸上以征西府為宮唯僕

射荀藩及司隸劉暉等在洛陽為留臺承制行事復

稱永安立羊十二月太宰顯廢太弟穎更立豫章王

熾為皇太弟帝兄弟二十五人時存者唯穎熾及吳

立之詔穎還第而以顯都督中外又以東海王越為

太傅與顯夾輔帝室王戎參錄朝政王衍為左僕射

張方為中領軍錄尚書事令州郡蠲除苛政愛民務

本清通之後當還東京願以四方乖離禍難不已故

下此詔和解之冀獲漢寇太原西河郡曜寇太原取

少安越辭太傅不受漢寇太原西河郡曜寇太原取

將納其妻宗氏宗氏罵曜而哭曜又殺之淵聞之大

怒曰使天道有知喬晞望有種乎追還降秩四等收渾屍葬之

道守弓收室

資治通鑑綱目第十七



